

救荒活民書引

夫古所謂不朽者曰太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然今救荒活民是書之傳豈直立言而已哉

猶之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民生一日之不可無

者其德與功又倍之舍此而謂之加惠吾未見斯民

之實被其澤者蓋覆載裁告之失其常雖隆古之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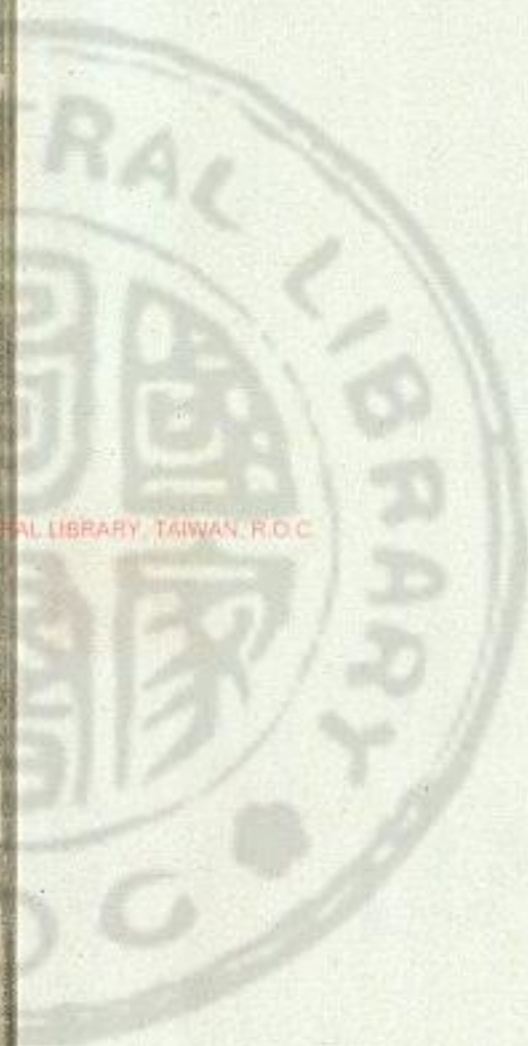
亦所不免唯在處之有其要司之適其平焉耳若是

編之作者揆措詳論議切當其於處之之術無不該

備誠仁人君子之所用心而凡居民牧者尤不可不

注之意也近予始得是編玩之如寶拱壁於戲士果

有志於專



主庇民之學如是而用之

朝廷用之卽邑而謂天下無善治匹夫匹婦之不獲
遂其所者亦未之信也用是適歷屬邑墊江措民事
亟命邑令揚端毅諸梓以廣其傳俾與四方共之豈
曰小補云乎哉

成化歲壬辰冬十月既望四川重慶府同知錢唐莫
璿拜手謹識

救荒活民書序

從政郎王董燭上進

臣聞水旱霜蝗之變何世無之然救荒無術則民
有流離餓殍轉死溝壑之患臣不才幼嘗竊慕
先朝富弼活河朔飢民五十餘萬松心以爲賢於
中書二十四考遠矣困處閭閻熟觀民間剝病與
夫州縣施行之善否心口相誓異時獲預從政願
少據活民之志於是編次歷代荒政釐爲三卷上
卷考古以證今中卷條陳

今日救荒之策下卷則備述

本朝名臣賢士之所議論施行可鑒可戒可爲矜

式者以備緩急觀覽名曰救荒活民書然半生奇
蹇晚叨一第而憂患熏心晝髮珠落深恐蒲柳之
資不任風雲則臣之素志無由獲伸謹繕寫進

呈伏望

聖慈萬機餘聞俯賜

乙夜之覽儻或可倚

採擷乞賜

睿旨

頒行州縣庶幾上助

至山董堉

九重惠澤黎元之高一云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謹序

救荒活民書卷上

宋從政郎董堉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援播時百穀禹曰洪水滔天
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稷
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維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
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 堉曰唐虞之時國用尚簡上之人取於民者
甚少九山澤之利盡在於民故當阻飢之際
持使通融有無而已今世民困財竭則通融
有無須上之人有以考之然規模淺陋者猶

式者以備緩急觀覽名曰救荒活民書然半生奇
蹇晚叨一第而憂患熏心晝髮珠落深恐蒲柳之
資不任風雲則臣之素志無由獲伸謹繕寫進

呈伏望

聖慈萬機餘聞俯賜

乙夜之覽儻或可倚

採擷乞賜

睿旨

頒行州縣庶幾上助

至山董堉

九重惠澤黎元之高一云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謹序

救荒活民書卷上

宋從政郎董堉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援播時百穀禹曰洪水滔天
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稷
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維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
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 堉曰唐虞之時國用尚簡上之人取於民者
甚少九山澤之利盡在於民故當阻飢之際
持使通融有無而已今世民困財竭則通融
有無須上之人有以考之然規模淺陋者猶

滯於一隅殊失唐虞懲遷之意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苞
直行歟說夫昌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

焯曰公孫弘以湯之旱為桀之餘烈遂有以
啓武帝之玩心大抵天變如父母之震怒為
人子者知其雖非在己亦當恐懼敬事以得
父母之懽心成湯聖人手時豈有此六事然
必一一以為言者所以見其敬天之至也况
未至成湯者可不自責哉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

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闕市不七

曰青禮凶荒八曰殺哀九曰蕃樂蕃讀為蕃謂開十

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永廢祀而十有二曰除盜

賊

焯曰周禮救荒以散利薄征居其首今之郡
縣專促辦財賦而諱言灾傷州縣之官有抑
民告訴者檢視之官有不敢保明分數者非
不識古人活民之意顧亦迫於諸司之征催
有所不暇計慮耳然以生民杜稷為念者忍
無策以處之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媚曰謹按注云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疫也移民者辟災就賤也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粟梁王移民粟之舉正得周禮救荒之遺意而孟子不取者非不取夫此也特譏其平居無事不能行仁政徒知罪歲而已耳道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黠厄門閔之委積以養孤老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媚曰今之義倉誠得道人委積之遺意然散貯於鄉里郊野縣都之間故所及者均遍比年義倉專輸之州縣一有凶歉村落不能遍及矣今有仁人在上安保其無復倣此意而行之者乎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媚曰古稱九年之蓄者蓋率土臣民通爲之計固非獨豐廩庾而已後代失典藉備慮之意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不知國富民貧其禍尤速今州縣有常平倉有義倉

朝廷諸路又有封樁米斛至於大軍倉豐儲
倉州倉縣倉皆不與焉但賦歛繁重民間實
無所蓄耳然官之所蓄又各有司存而不敢
發馴致積爲埃塵盍亦講求古人凶年通財
之義乎

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戕而懼側身脩
行欲銷去之詩曰天降喪亂飢饉薦臻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又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熒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說者謂慰安人心
然山川禱祠從古有之亦見古人憂畏之切
至於靡人不同無不能止自非當時有實惠
及民安能如是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
窮賑乏絕

熒曰古人賑給多在季春之月蓋蠶麥未登
正宜行惠非特飢荒之時方行賑濟而已

隱六年京師來告飢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莊二十八年冬飢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熒曰春秋之時諸侯竊地壽封然同盟之國
猶有救患分災之義未嘗遏糴也今之郡縣
不知本原但不容米下河出界回視春秋列
國焉有愧矣

國語魯飢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編四鄰之援結諸
侯之信重之以昏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
鑄名器歲寶財固民之珍病是待今國病天君盍以
名器請糴于齊於是以前邕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
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救敵邑

媚曰饑荒之年古人雖邕圭玉磬皆不敢惜
猶以請糴今常平義倉本備飢荒內帑之積
軍旅之外本支凶年若吝而不發誠未考古

耳

僖十二年冬晉荐飢使乞糴于秦百里美曰天火流行
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輸粟于

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後僖十四年秦飢
乞糴于晉晉人不與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獲晉侯傳云晉饑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

代晉

媚曰春秋於諸侯無書獲之例而經書曰獲
晉侯貶絕之也春秋之世王道不絕如綫一
閉糴而聖人誅之——本朝例聖視民如傷屢
降詔旨不許諸路過糴生以違制而邇來
官司各壽其民輒違——上意此皆講求未至
耳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

脩城郭貶食省用務播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

燭曰有無相濟真救荒之良法今州縣各私其民官司各私其職莫肯通融異縣貯儲不

恤鄰邑哀哉

春秋之時鄭飢未及麥民病子皮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世掌國政以為上卿米飢司城子罕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輸米無饑人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二者其皆得國乎

燭曰子皮子罕為二國之卿固與宰天下者大相遠不知其惠之所及者能幾而天之祐善罕氏遂世掌國政於鄭樂氏遂有俊於宋蓋亦傳所謂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行道有福者理必然耶

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有萬鍾之歲千室之邑有千鍾之歲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燭曰李悝之平糶壽昌之常平其源蓋祖於此今之和糶者務求小利以為功殊忘歛散所以為民之意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知之何對曰盍徹乎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燭曰聖賢救荒大抵以寬征薄賦為先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葵立之會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

燭曰趙岐注云無曲防無曲意設防禁也無遏糴無止穀不通鄰國也然必當時已有遏糴之患故齊威因諸侯之會而預戒之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知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迺以王政告之曰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燭曰人君平居無事橫征暴斂不能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一遇水旱雖移民移粟孟子以焉不知本

李悝為魏文侯作平糴之法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若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計民食終歲長四中熟糴二下熟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歛中飢則發中

熟之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歛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熲曰今之和糶其弊在於籍數定價且不能視上中下熟故民不樂與官為市所為患者吏胥為姦交納之際必有誅求稍不滿欲量折監賂之患紛然而起故糶買之官不得不低價滿量豪奪於民以逃曠責是其為糶也烏得謂之和哉至於已糶之後又不能以新易陳故積而不散化為埃塵而民間之米愈少也漢食貨志曰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焉誠哉是言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業作而大飢饉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飢民就食蜀漢文帝後元六年大旱蝗弛山澤發倉庾以濟民

熲曰宣帝本始三年旱後漢章帝元年旱並

免民租稅漢家救荒大抵厚下

景帝後元二年令內史郡不得食馮粟浹入後隸衣木被布止馮春為歲不登禁由即食馬粟浹入也記本紀令內史即不得食馮粟浹徒隸衣也緩布止馬春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者列侯遣之國春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者列侯遣之國

熲曰謹按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棧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

士飲酒不樂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措本
閔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與大夫不
得造車馬穀梁曰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
榭不塗鬼神禱而不祀古人救荒之政九可
以利及於民者靡不畢舉景帝所行皆得古
人救荒之遺法所以興文帝竝稱爲賢君歟
晁錯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腹
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
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故務農桑薄賦歛廣畜積
以實倉廩倍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飢
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熒曰陸贄嘗謂國家救荒所費者財用所得
者人心今錯謂腹飢不得食雖慈母不能保
其子人君安能以有其民此意惟贄得之
錯建言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又言入
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時赦勿收民租如此則德澤
加於萬民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其後上卽以西旱復
脩賣爵令

熒曰國家賑濟之賞非不明白五千石承節
卽進士迪功卽四千石承信卽進士補上州
之學然近年州縣行之無法出粟之後所費
不一故民有不願就者焉

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
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南貧人傷
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
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黯曰古者社稷之臣其識見施為與俗吏固
不同也黯時為謁者而能矯制以活生靈今
之太守號曰牧民一遇水旱牽掣顧望不敢
專決視黯當內規矣

元封元年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縣官當食租衣稅
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息洪羊天乃
雨

黯曰桑弘羊領大農作平準之法于京師令
遠方之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盡籠
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萬物不得
騰踊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當時議者猶欲
烹之謂奪民之利傷和氣也今民利無遺矣
而聚歛之臣默思弘羊可烹之語可不寒心
哉

元封四年閩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
卿議欲徙流民於遼丞相石慶上書乞骸骨上詔報
切責之

黯曰流民移徙誠當安集勞來乃欲徙之於

邊固非良策文乃切責宰相武皇救荒之術
踈矣李朝富弼青州賑救流民規畫過於
漢家遠甚

武帝元鼎元年詔曰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
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
寒不秀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等分行諭
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以
聞

燭曰江南水潦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其通
融有無不滯於一隅與近來州縣配抑認米
賑糴有間矣是時師旅宮室百役並興而憂
民之心其切如此武帝所以異於秦皇也

宣帝五鳳四年豐穰穀石至五錢耿壽昌建言令邊
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
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甚便之

燭曰漢之常平止立於北邊李唐之特亦不
及於江淮以南本朝常平之法遍天下蓋
非漢唐之所能及也

元帝即位大水齊地飢民多餓死諸儒多言鹽鐵官
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

燭曰鹽鐵可罷而常平不可罷但墜筆其弊
可耳今乃遽罷之過矣元帝之失豈特優柔

無新歟

王莽時南方枯旱使民煮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擾又令飢人掘鳧茆食之流民入閔者數十萬人置養贍院以廩之吏盜其廩飢死十七八

媚曰木豈可煮以爲酪莽之規模如此其即日敗亡也宜哉

後漢建武六年春詔曰往歲旱蝗蟲爲災人用困乏其令郡國有穀者廩給永興二年詔五穀不登其令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

媚曰飢斗食蕪根煮野菜拾掇子採聖未几可以度命之計者隨所在而爲之無遺法要是上之人當有以通融之使下無過糶抑價閉糶之患斯爲上也

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三十餘郡貧民開倉賑給六年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廩之永初二年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充二州廩貸流民

媚曰近歲温台衢發流民過淮甸者接踵于道衝冒風雪扶老携幼狼狽者不可勝言而爲政者不聞其音意者不過張榜河渡勸抑使還豈知業已破蕩歸無自安之路矣回視所過郡國皆廩之者寧不愧哉

魏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歲飢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

廩以賑之

五年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賑之

六年春遣使者巡行沛郡問民間疾苦貧者賑貸之
孫權亦為三年民飢詔遣使開倉廩賑貧者

晉武帝泰始三年青徐兗州水遣使賑恤

燭曰人主身居九重每患下情不能上達故
遣使若孫權曹操立國之初禮儀簡略故使
者所過無煩擾一奉朝諸路置使一有水旱
而諸司悉以上聞矣此其享國之長所以過
於前代

隋文帝開皇三年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
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燭曰今之常平義倉多藏米而少藏粟故積
久不發化為埃塵非但支移之弊而已近有
臣寮奏請慮立法太重而上下敵象虛文為
害乞令州縣各具見在常平錢米實數與提
舉司差官盤量檢點自今日以後不許他用
而盡赦其日前支移之罪庶幾緩急之際不
至有誤其說似可行也

唐太宗謂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
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
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

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燭曰畜積藏於民爲上藏於官次之積而不發者又其最次太宗啓隋文積粟起煬帝之侈心其規模宏遠不樂聚斂可知矣近世救荒有司鄙吝不敢盡發常平之粟至於豐儲廣惠等倉又往往久不支動化爲埃塵諒未悉太宗之意

閔中旱飢民多賣子以接木食詔出御府金帛爲贖之歸其父母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其畧曰若使百姓豈愁天下又安接史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其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燭曰王者以得民爲本凡此舉動皆足以得民之歡心太宗真至治不世出之主哉

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肝舉手欲食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燭曰太宗誠心愛民觀其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之語其愛民之心真切如此宜其一念感通蝗不能爲害也

太宗置義倉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元宗即位復置之其後

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庠以蓄本錢德宗時
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費散餒
死相食不可勝紀自陛下即位京城兩京置常平雖
頗少兩澤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德宗納其言

增曰常平和糴救荒實政然嘗觀憲宗即位
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
配戶皆限有稽違則進蹙鞭撻甚於稅賦號
為扣糴其實害民今之和糴者可不鑒懲此
弊乎

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滂稱縣境苗獨不損
上曰霖雨濟博豈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敦視之損
三千餘頃上嘆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
不仁如是乎滂南浦尉

增曰代宗斯言真得人君之體然今之縣令
孰無愛民之心顧惟一有荒歉縣道固難支
吾矣而上司責令賑救供報紛然費擾不一
又有使者不測巡按吏輩誅求小不滿意則
妄生事端由是月掄月解愈難辦集令須上
官先灼見此弊上下同心勤恤民隱可也

貞元十四年旱民請蠲免租京兆尹韓皋慮府帑已
空奏不敢實其後事聞於上貶撫州司馬

增曰旱傷所當賑恤儻不蠲租則催科日逼

而民必思亂其禍有不可測者韓阜之敗也
宜哉

元和間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宮
中用帛一疋皆計其數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卿
輩當體此意

涇曰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謂
之作民父母當以斯民爲念憲宗云惟賑恤
百姓則不計所費非惟識人君之體正與洪
範父母之意合

憲宗元和七年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
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李絳對曰御史欲
爲姦諛以悅上意耳上曰國以人爲本民間有災當
急救之豈可復疑即命速蠲其租

涇曰陸贄論江淮水旱有云流俗多徇諂諛
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其惡聞即小其事斯
言正與李絳合

咸通十年陝民訴旱觀察使崔堯指庭樹曰此尚有
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作亂遂堯

涇曰水旱火傷而不知以民爲念其禍必至
於此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若堯者夫
其所以爲民之義矣安知輔上之德哉

懿宗時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

附者六七萬人自閩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麵捩粟爲糞乾符中大旱山東饑中官田令收爲神策中尉怙權用事皆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天子食粥六官及宗室多飢死而唐祚遂亡

燭曰唐太宗時元年饑二年蝗三年大水
憂勤而撫之至四年而未斗四五錢觀此則知廣明之亂雖起於饑荒之餘亦上之人無憂民之念耳蓋天下非有水旱之可憂而無水旱之備者爲可懼

同光三年大水兩河流徙莊宗與后畋遊是時大雪軍士寒凍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后不許宰相論于廷英后居屏間厲耳因取粧奩及皇子蒲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惟有此耳請鬻以給軍及趙在禮亂始出庫物以資之軍士負而訴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上曰適得魏王報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盡給爾等曰與之太晚得之亦不感恩

燭曰睿考周人財用之制有內府以受其藏有臈內以受其用宜可以縱一人之欲然天子無私藏王后無移用者以冢宰制財用之故歲荒民乏則權或薄征或散利皆可以通

融筭有無天子欲其財特以爲天下之用而
吾身無與焉自漢人以私藏歸之火府專供
上用後世因之爲私有於是民雖告病而上
不知恤海內既貧而人主獨富凡內庫所蓄
欲損尺帛斗粟以及民而重如丘山蓋流弊
之極有知莊宗者可不鑒哉

國朝建隆元年遣戶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揚泗
飢民多死郎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可貸於民至秋復
收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賑飢民歲若存飢惡
所收取孰任其咎帝以難倫倫曰國家以廩粟濟
民自當召和樂而致豐年豈復有水旱耶帝即命
發廩貸民

燭曰聖主所爲其英謀睿斷自有出人意表
者敬觀

太祖皇帝不惑群議發軍儲以救民飢真得
通融有無以陳易新之術

乾德元年夏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則蠲
其租不俟報

燭曰歲之災變早傷至易曉也歷時不雨孰
不知旱旱則命長吏上聞而蠲其租何必俟
報臣見今特州縣或遇災傷兩次差官檢覆
使生民先被騷擾之苦然後量減租入之數

所得幾不償所費矣宜以乾德之詔爲法
至道二年詔官倉發粟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
爲種有司言請量晉以供國馬太宗曰民田無種
不能盡地利且竭廩以給之國馬以芻橐可矣

媚曰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孟子曰
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
人也聖人責人賤物如此饑荒之年其忍以
菽粟給馬哉

祥符中澧州上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求蠲租者
所傷不多望勿受其訴真宗曰若此貧民田少者
常不及矣朕以災珍蠲租正爲貧民下戶豈以多
少爲限耶獨慮諸州不曉此意當徧戒之

媚曰自田制壞而兼井之法行貧民下戶極
多而中產之家賑貸之所不及一遇水旱狼
狽無策祇有流離餓殍耳今真宗以災珍
蠲租正爲貧民下戶此非聖謨宏遠灼見閭
閻之病乎

大中祥符詔江淮發運司歲番上供米五十石以備
饑年賑濟

媚曰祖宗之時上供之米猶每歲截番以備
賑濟則常平義倉無所吝惜可知矣然則祥
符之詔可不端拜而大書乎

仁宗初即位乾興元年十二月以京城穀價翔貴出
常平倉米分十四場賤糶以濟貧民一慶曆元年十
一月以京城穀價湧貴發廩一百萬石減價出糶以
濟貧民四年正月詔陝西穀價翔貴其令轉運司出
常平倉米減價以濟貧民一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
詔曰天下常平倉其依元雜價糶以濟貧民毋得收
餘利以希恩賞

媚曰昔蘇軾論救荒大計全在廣糶常平斛
斗若乘艱食之際便行減價出糶平準在市
米價則人皆受賜亦可免流移之災此外更
無長策若巡門俵米攤街散粥終無救於飢
饑其俵散之利所及者狹不知出糶之利所
及者廣也觀此則知蘇軾所行真得一祖宗
之遺意但當推行村落尤為盡善盡美耳

仁宗嘗謂頃者江南歲饑貸民種糧數十萬斛且屢
經倚閣而轉運督責不已民貧不能自償昨遣使安
撫始以事聞不爾則民間之弊無由上達其悉蠲之
媚曰李昉為相每奏對嘗以四方水旱盜賊
為言范仲淹為江淮宣撫使見民間以蝗蟲
和野菜煮食即日取以奏一御乞一宣示六
宮非特下情當上達亦誠相業所當為也

天禧元年四月濮州侯日成上言本州富民儲蓄斛

斛不少近來不住增其價直乞差使臣與通判點檢逐戶數目量番一年之費外依祥符八年秋時每斛上收錢十五文省盡令出糶以濟貧民一詔只依前後勅旨勸誘出糶餘不得行慮擾民也

熲曰富民有未本欲糶錢官司迫之愈見藏匿須當有術以出之其術謂何臣於勸分抑價篇論之詳矣然則一祖宗不從日成上言真識大體

天聖七年閏二月詔河北轉運司契丹流民其令分送唐鄧襄汝州以闕田處之並令所過日人給米二升初河北轉運司言契丹歲大飢民流過界河上謂輔臣曰雖境外之民皆是朕之赤子也可賑救之故

降是詔

熲曰境外夷虜之民一遇饑歎流徙過界一仁皇尚且賑救之聖度廣大如此况同路同郡之民為守令者其可不加意乎

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七月命三司刑部郎中鍾離瑾為河北安撫使仍詔瑾所至發官廩以賑貧乏其被溺之家見存三口者給錢二千不及者半之溺死而不能收斂者官為瘞埋已檢放稅外聽近輸官權停州縣配率其經水倉庫營壁並脩全之卑下者徙高阜處水損官物先為給遣坊監亡

夫官馬者更不加罪止令振寃所部官吏貪暴不能存恤者奏劾之見繫獄囚委長吏從輕決遣其備邊事機民間疾苦悉具經畫以聞

熲曰祖宗救災非特旱傷禱祈蠲減而已凡大水卒然而至漂蕩民廬浸濕官廩其賑恤經畫之方尤為詳悉真可端拜為矜式也

慶曆四年二月遣內侍賫奉宸庫銀三萬兩下陝西博羅穀麥以濟飢民

熲曰水旱先發常平賑糶義倉賑濟度其不足則預覓度牒借內庫錢於豐熟去處循環糶糴以濟飢民祖宗未嘗吝惜今為守令者不知典故惟以等第科抑使出米賑糶不知饑荒之年中產之家自不給足安能有餘賑糶哉

慶曆七年以旱避正殿詔中外臣寮指陳當世切務又下詔曰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咎於人不若降災於朕辛丑祈雨災日却蓋不御是歲江東大饑運使揚紘發義倉以賑之吏欲取旨紘謂吏曰一國豕置義倉本慮凶歲今須旨而發人將殍死上聞乃褒之

熲曰揚逸為光州刺史荒歉連歲以倉粟賑給有司難之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天

以此獲戾乃所甘心韓詔為蕞長他縣流民
入界詔聞之乃開倉賑救主藏者爭之詔曰
長活溝壑之民以此獲罪又何歎一祖宗每
遇水旱憂懼如此今絀不俟取一旨而發義
倉誠得二子之用心

仁宗每見天下有奏災傷州郡必加存恤嘉祐中河
北蝗湧時霸州文水縣不依編一勅告示災傷百姓
狀訴及本州不以時差官檢視轉運以為言上曰朝
廷之政寄於郡縣郡縣之政寄於守令守宰之官最
為親民民無災傷尚當存恤况有災傷而不為官理
豈有心於恤民乎主簿趙師錫罰銅九斤司戶晁舜
之錄事參軍周約判官馮必各罰銅八斤通判王嘉
錫罰銅七斤知縣雷守臣衝替上謂左右曰所以必
行罰者欲使天下官吏知朝廷恤民之意

熈寧間上以久旱憂无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嗟
嘆懇惻盡罷保甲方田等事以謂地力亦荒政急務
宜即施行王安石曰水旱嘗數无湯所不免陛下即
位以來累年豐稔今之旱暵但當益脩人事以應天
是也

熈寧間上以久旱憂无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嗟
嘆懇惻盡罷保甲方田等事以謂地力亦荒政急務
宜即施行王安石曰水旱嘗數无湯所不免陛下即
位以來累年豐稔今之旱暵但當益脩人事以應天

災不足貽。聖慮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有所未脩也。於是中書條奏請蠲減賑恤。熲曰：神宗皇帝每遇水旱憂見容色，至云：此豈小事？聖主憂民誠篤如此，社稷安得不久長哉？

熙寧間京師久旱，下求直言之詔。其略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藹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

熲曰：謹按是時韓維知制誥，京師旱，上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柰何？維曰：陛下憂憫災傷，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近日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傷之際，重罹此苦，願陛下發自英斷，過而食_養人不猶愈於過而殺人也。神宗感悟，遂下詔。

熙寧七年正月，河陽災，傷常平倉賑濟斛斗不足，乞更發省倉詔，賜常平穀萬石，與脩水利，以賑濟飢民。六月，詔常平倉司衛州封椿糧四萬九千餘石，貸共城、獲嘉等三縣中等闕食戶。

熲曰：以常平穀萬石，與修水利，以濟饑民，此

以工役救荒者也凶年饑歲上户力厚可以
無饑下户賑濟粗可以免飢惟中等之户力
既不逮賑又不及最為狼狽今以數萬石貸
中等户

國朝救荒尤愜人情如此

熙寧八年正月詔曰方農作時雨雪頗足流民所在
令州縣曉諭丁壯各願歸鄉者並聽保結經所屬給
糧每程人給米豆一升幼者半之婦女準此州縣毋
輒強逐

熒白近年江浙流移之民過淮上者接踵于
道壘至失所悔恨欲歸無策憂愁而死者不

可勝數然則熙寧之詔州縣宜做之以為法
熙寧八年三月上批沂州淮陽軍災傷特甚百姓不
唯闕食農乏穀種田事殆廢粒食絕望糾集為盜者
多實可矜閔若不優加賑恤恐轉至連結群黨難以
擒捕陷溺其良民投之死地可速議所以賑恤之速
詔京東路轉運提舉司發常平錢省倉米等給散孤
貧戶聽差待闕得替官就村依乞人例賑濟道瑾無
主官為叔瘞之

熒曰凶年饑歲細民得錢亦可雜置他物以
充饑賜一神宗詔發常平錢并省倉米等第
給散蓋慮米不給足而繼之以錢真得救荒

之活法然國家所失者財用而所得者人心
陸贄之言惟神一極宗得之

政和七年九月手詔州縣過糴以私境內殊失惠養
元元之意自今有犯必罰無赦

熲曰嘉祐四年詔諸路運司凡鄰路災傷而
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至此復有是詔非州
縣不能奉行蓋俗吏識見淺狹者多也

建炎二年七月十九日御批大水飛蝗為害最重之
處仰百姓自陳州縣監司次第保明奏聞量輕重與
免租稅

熲曰水旱檢放止免田租而已今御批欲

與免稅政合唐人免調之意一高宗真中興
聖主哉

紹興中福建帥臣奏乞措置拯濟事一高宗曰拯濟
為貧民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之遠
者未嘗及之須令措置州下縣縣下之鄉雖幽僻去
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則貧民霑實惠矣

熲曰賑濟當及鄉村嘗於義倉論之詳矣然
嘗聞蜀道寇作臨汶侯嘲羅研曰蜀蜀人何
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為村有食者不過
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二
三各令有五母鷄一母蔬牀上有百錢甌中

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一夫爲盜蓋賑濟不及村落其弊如此一高宗論拯濟謂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所謂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者歟

紹興間戶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之米所餘之數歲椿一百萬石別廩貯之遇水旱則助軍糧及減稅糶號豐儲倉詔從之上曰所儲遇水旱誠爲有補非細事也

熲曰豐儲乃上供所餘本備水旱助軍食耳後之經國用者倘遇水旱可不明立倉之本

意哉

紹興二十八年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欲除下戶積欠宰執擬令戶部具有無損歲計上曰止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所積本欲備水旱爾本是民間錢却爲民間用復何所惜

熲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不以私藏爲意也高宗撥內庫錢除被水下戶之積欠且曰本是民間錢却爲民間用復何所惜真王者之度歟

紹興戊寅戶部侍郎趙令畚請將州縣義倉陳米出糶右僕射沈該等言義倉米在法不應糶糶恐失預

備上曰逐郡自有米數若量糶十之三椿其價次年復糶亦何所損

熲曰義倉本民間所寄在法不當糶錢但太陳腐則不可食一高宗令椿其價次年復糶與今之糶錢移用者有間矣

紹興間詔義倉之設所以備凶荒水旱又曰一祖宗義倉以待水旱最爲良法州縣奉行不虔寔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救可令監司檢視實數補還侵失熲曰屢言義倉本民間以義椿率寄之於官凶荒水旱直以還民不宜認爲己物吝而不發也一高宗一詔義倉之設所以備凶荒水

旱又令檢視實數補還侵失大哉王言矣

孝宗乾道一御筆有今春閩中艱食朕甚念之向時諸處賑濟多止及於城郭而不及鄉村甚爲未均卿等一一奏來

熲曰韓愈詩云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饑我欲進短策無由到丹墀聶夷中亦云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羅綺筵只照逃亡屋蓋傷上之人不恤下也今一孝宗慮賑濟未均不及村落令卿等一一奏來豈有下情之不上達哉

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措畫賑濟米本州義倉八萬餘

石又撥附近州縣義倉五萬石并截番在州椿管上
供米三萬石及獻助米二千石并立賞格勸諭上戶
出米措置賑糶知饒州王珪劄子借會子五萬貫接
續收糶米麥之類得旨依江州旱傷亦措置撥本
州義倉米四千餘石又截上供米六千五百餘石勸
誘到上戶認糶米二萬八千六百餘石截番贛州起
到一萬石賑糶本錢四萬餘貫作本收糶米斛又撥
本路常平米十萬石吉筠等州見起赴建康府米八
萬餘石椿管米六萬七千餘石

熲曰救饑截番本州椿管上供及借會子收
糶米麥賑糶皆所當行然非主聖則事多齟
齬一孝宗以天下生靈為心略無難色然則
萬世人主宜以為法也

乾道九年詔江淮閩浙或荐告飢意者水利不修失
所以為早備朕將即官吏勤惰行殿最各殫厥心毋
蹈後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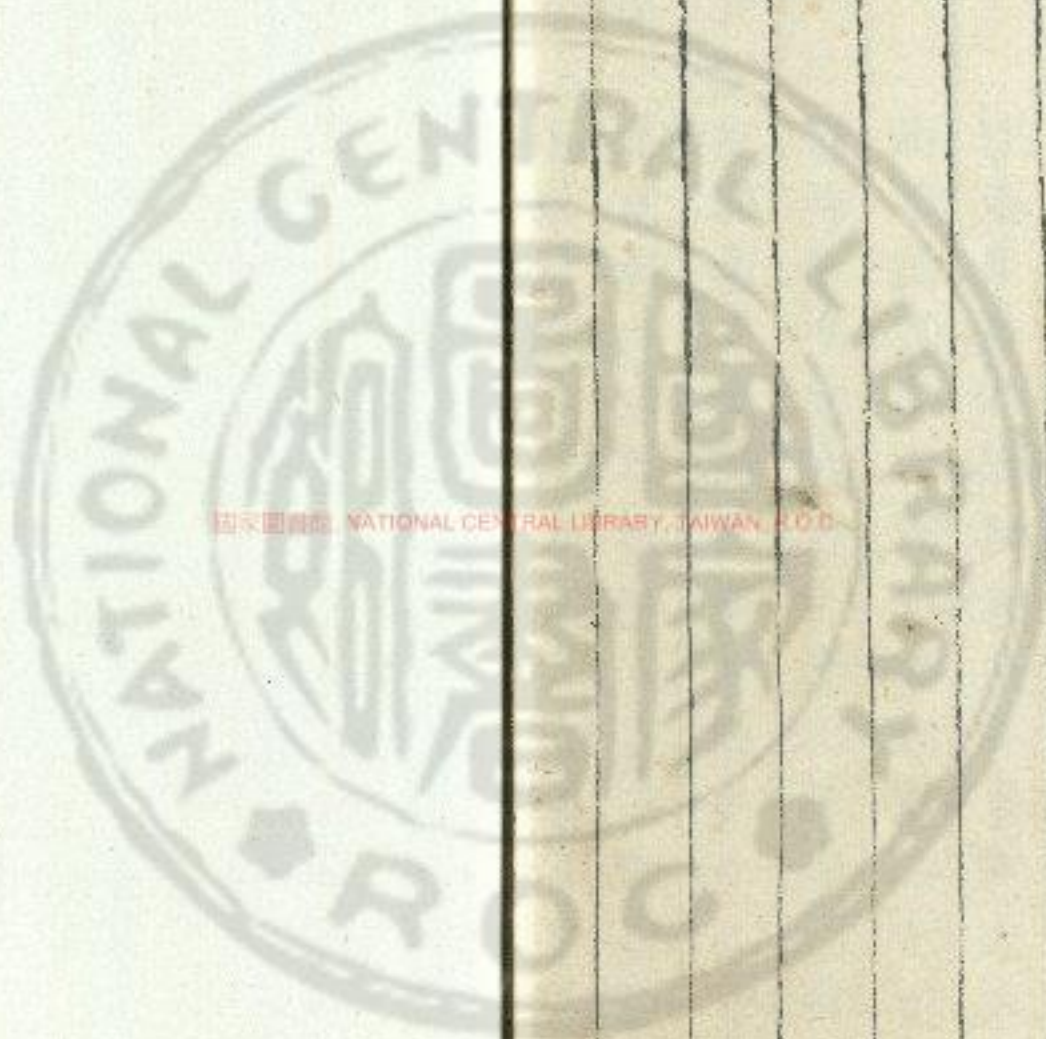
熲曰水利九農民之與稅戶自知番心不待
上之人加勸而後始興也但農夫每患貧而
無力稅戶雖助之然工用終不堅實古人春
省耕而補不足意者亦番意於斯歟

淳熙令課利場務經災傷者各隨夏秋限依所放分
數於祖額除豁

燭曰富歛歲民窮於財而百事減者課利場務安得知舊臣竊觀本朝熙寧八年災傷最甚放苗米一百三十萬石而酒課虧減亦六七十萬餘貫此可槩見自高宗中興之後陳亨伯等議立經總制案名而大抵多出酒稅茶鹽與夫稅賦之所入自紹興三十年臣寮建請始為定額行下諸路提刑司每歲如數拘催不管拖欠其發納有限其趨辦有賞其違欠有罰自立額之後至凶年饑歲而有司督辦益峻而民始以為病矣 孝宗著入令中而州縣雖遇災傷不聞舉行蓋不知本末源流也

淳熙九年兩降旨揮諸路官司不許過糴多出文榜曉諭知敢違戾令總司覺察申奏

燭曰本朝列聖一有水旱皆避內殿減膳徹樂或出宮人理完獄此皆得古聖人用心孝宗尤切惓惓焉宜其享國長久恩德在人雖千百世而未艾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救荒活民書卷中

從政郎臣董煟上進

救荒之法不一而大致有五常平以賑糶義倉以賑濟不足則勸分於有力之家又過糶有禁抑價有禁能行五者則亦庶乎其可矣至於檢旱也減租也貸種也遣使也弛禁也鬻爵也度僧也優農也治盜也捕蝗也和糶也存恤流民勸種二支通融有無借貸內庫之類又在隨宜而施行焉

常平

○ ○ ○ 煟曰常平之法專為凶荒賑糶較賤則增價而糶使不害農穀賁則減價而糶使不病民

謂之常平者此也。比年州縣倉匱往往率多移用。差官覈實亦不過文具而已。自乾道間給降會子一百萬道。允起諸路常平錢一百萬貫。而郡縣遂多侵用義倉。後雖許用會子措置和糴。其間未免抑配。當時甚患之。然則平糴之法遂不可行乎。曰不然。臣前於李悝後於和糴篇論之詳矣。但官司糴時不可籍數定價。須視歲上中下熟。一依民間實直。寧每升高於時價一二文。以誘其來。何患人之不競。售哉。蓋官司措置惟欲救民之病。財用非所較。若以私家理財規式處之。則失所以為常平之意矣。

〇〇一常平法本無歲不糴。無歲不糴上熟糴三而
〇〇〇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
饑則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
則發大熟之歛。此無歲不糴也。近來熟無所
糴。飢無所糴。其間有司之各閉焉。埃塵良可
嘆息。

一常平錢物不許移用。不知他費不許移用。至
於救荒正所當用。若必待報則事無及矣。今
遇旱傷去處。州縣仰一面計度用常平錢。於
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飢民。俟結局日以糴

本撥還常平可也

一常平賑糶其弊在於不能遍及鄉村今委隅官里正監視類多文具無實惠及民宜做富弼青州監散米豆之法變通而行之但水脚之費般運之折無所從出故縣不敢請于州村不敢請于縣不知飢荒之年人患無米不患無錢每升增於官中所定之價一文以充上件廩費則自無折閱之慮矣何患賑糶之米不能遍及村落哉但當逐保給屑零賣以防逋上戶人頗買與販之弊

一紹興庚午高宗皇帝謂執政曰國家常平以待水旱宜令有司以陳易折不得侵用若臨時貸於積穀之家徒爲文具無實效也

一昔蘇軾奏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劄貧民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収而此聲一布貧民雲集盜賊疫客主俱斃惟有依此條持常平斛斛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斛在市自無壓下物價境內有姓人人受賜右今之法莫良於此臣謂蘇軾之法止及於城市若使縣鎮通行方爲良法也况賑濟自有義倉並行不悖

此又爲政者所當知

一或謂減價出糶官廩以壓物價固善矣然饑荒之年常平無米則如之何臣曰不然元祐元年四月左司諫王巖叟言訪聞淮南旱甚物價湧貴本路監司殊不留意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糶與閔米人戶每戶不得過三石其糶到錢起發上京又何患於無米即此例前賢行之甚多茲不再奉

義倉

○ ○ ○ 熲曰義倉民間儲蓄以備水旱者也一遇凶

歉直當給以還民豈可吝而不發發而遽有

德色哉謹按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建言諸州

立社倉於當社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

遇歲不熟則均給之唐貞觀初尚書左丞戴

胄上言隋開皇置天下社倉終文皇得無饑

一太宗曰爲百姓先作儲貯以備凶年亦非

橫歛宜不有司具爲令王公以下墾田畝稅

六升天寶八年天下義倉無慮六十三百七

十萬餘石長慶大中以米約束既嚴貯貸不

絕至于五代因之以饑饉加之以戰伐而義

倉不得不廢矣慶曆間王其上言以爲舊事

久廢常酌輕法以行之如唐田畝之稅其貴
太重永徽中別頒新格自上戶以降出粟又
且不均方今之宜莫若第五等以上於夏秋
正稅之外每二斗納一升隨常賦以入各於
州邑擇其便地別置倉以儲之領於本路轉
運司今天下大率取一中即計之夏秋正稅
粟麥之屬且以十萬石為率則義倉米一中
即歲得五千石矣若大官手收一
升則又倍之矧天下所
入之廣乎使仍歲豐熟捐有餘捕不足實天
下之利上於足詔天下立義倉然今之州縣
因仍既久忘其所以為斯民所寄之物矣

〇〇

一義倉合於民間散貯遠都擇人掌之如社倉
之法今輸于州縣非也蓋憔悴之民多在鄉
村於城郭頗少諸儲州軍多恃義倉米隨冬
首輸納州倉一有飢饉人民難以委弃廩倉
遠赴州郡請求今欲每遇凶歉之年相度諸
縣飢之大小撥還義倉米斛其水脚之需亦
於米肉量地里遠近消剋縣之於鄉亦然如
此則山谷之民背豕其惠不猶愈於閉為埃
塵耗於雀鼠仍使斯民饑餓而死乎

一檢准令文州縣鎮寨歲於十月初差官批檢
內外老疾貧乏不能自存之人十一月起支

後到者 每人日支一升七歲以下減半每五

日一次併支至次年正月終止

過閏及早晚者

官司相度給散時月 今江浙水田種麥不廣

冬間民未困乏其困乏多在青黃未接之時此為政者所宜究也

一熙寧初陳番知縣蘇洵言臣領幾邑請為文

下信偈戶五等自二石四石出粟有差每社有

倉各置守者耆為輸納官為籍記歲凶則出

以賑民歲之久則又為立法使新陳相登即

詔行之既而王安石沮之遂不果行石介著

書亦謂隋唐義倉最便若每村立一倉委有

年德者主之遇飢饉量口以給則民不乏矣

此法向未福建亦行之若乃民間再自出米

不若即義倉行之之為善

一紹聖若著令諸縣義倉米斛收五合即元豐舊

法也大觀初乃令增斛收一升以備賑荒至

今行之然義倉未不留諸鄉而入縣倉悉為

官吏移用始也縣倉於民狃逃取後上三等

戶皆令輸即則義米帶入即倉轉充軍食或

資頒費豈復還民故過凶年無以救民之死

今若以常歲所取義米令諸鄉各建倉貯之

縣籍其數主以有年德之輩遇饑饉還以賑

民且不勞遠致推行諸鄉即民被實惠豈不勝於科抑賑糶之策乎

一慶元六年六月臣寮劄子言常平義倉國家專恃以待賑救據諸路提舉司申戶部數目常平錢七十餘萬緡義倉錢五十餘萬緡二司之米各幾二百萬石緣提舉主管略不經意徒存虛名二司遂爲虛設臣謂常平有糶本固當有錢義倉五十餘萬緡則誠非令典也據民所寄之物而私用糶錢迂臣方且昌言而不怪習俗之移人如此

一賑濟之弊如麻抄劄之時里正乞覓強梁者得之善弱者不得也附逃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胥吏里正之所厚者得之鰥寡孤獨疾病無告者未必得也帳或已是深冬官司疑之又令覆實使饑民自備糶糧數赴點集空手而歸因踏於風霜凜冽之時甚非古人視民如傷之意今縣令宜每鄉委請一^士戶平特信義爲鄉里推服官員一名爲提督賑濟官令其逐都擇一二有声譽行止公幹之人爲監視每月送朱墨點心錢縣道委令監里正分團抄劄不許邀阻乞覓如有乞覓可徑於提督官投狀申縣斷治如更抑遏可自於

本縣或佐官、廳陳訴當痛懲一二以勵其餘
其發米賑糶亦知之若此則庶乎少革耳
一賑濟所以救飢民者多以支米爲便不知支
米最爲重費弊倖又多不係法流及產米去
處般運拙爲費力往往夫脚與米價相等更
有在路減竊拌扣之弊若是大荒年分穀米
絕無民間難食不容不措置移運米斛若不
是十分充歎米斛流通物價不湧不如支錢
最省便更無偽濫之弊小民持錢可以抽贖
典遇斛斗或是一斛米錢可買二斛雜斛以
三二升拌和蒸茹煮以爲食則是二斛之糶
斛可供一家五七口數日之費然恐官於支
錢所委不得其人亦有減尅之弊不若錢米
無支實爲兩利

勸分

○ ○ ○ 矚曰民戶有米得價難錢何待官司之勸只
緣官司以戶等高下一例科配且不測到場
檢點故人戶憂恐藉以爲名闌糶深藏以備
不測其往還道路與無屑頭之人反無告糶
之所推原其弊皆緣吏無策但欲認米之宜
數假勸分之美名欺罔上司以圖觀美不知
適以病民也臣居村落日觀其弊謂上戶罔

所當勸自餘中下之家不必勸所謂上戶者
。田畝之跨連阡陌蓄積之紅腐相因然今之
鄉落所謂上戶者亦不多矣中下之戶凶荒
之餘所入未能供所出安能有餘以賑糶哉
人之常情勸之出米則愈不出惟以不勸勸
之則其米自出且謂今莫若勸誘上戶及富
商巨賈俾之出錢官差牙吏於豐熟去處販
米豆各歸鄉里以濟小民結局日以本錢還
之村落無巨賈處許十餘家率錢共販或鄉
人不願以錢輸官而願自糶販者聽官不抑
價利之所在自然衆趨富室亦恐後時爭先
發廩則未不期而自出矣此勸分之要術更
宜斟酌而行之若山路不通舟楫處又有抄
割賑給就食散錢之法初非執一

〇〇一吳遵路知通州時淮甸災傷民多流轉惟遵
路勸誘富豪之家得錢萬貫遣牙吏二十六
次和貨海紅往蘇秀收糶米豆煇本處依元
價出糶使通州災傷之地常與蘓秀米價不
殊當時堯仲淹乞宣付史館誠以飢荒之年
人既闕米官復以認米責之則其勢頗逆惟
俾之出錢各自運來其策爲最

一天下有有田而富之民有無田而富之民有

田而富者每歲輸官固藉苗利一遇飢饉自能出其余以濟佃客至於無田而富者平時射利浸漁百姓緩急之際可不出力轉旋以救飢民爲異時根本之地哉漢家重困商賈蓋爲此耳今飢饉之年勸誘此曹使出錢糶賑初非重困又况救荒乃特^特之役彼亦安得而辭

一淳熙間臣察上言州縣荒政所謂勸分者蓋以豪家富室儲積旣多因而勸之賑發以惠窮民以濟鄉里此亦所當然臣訪聞去歲州縣勸諭賑糶乃有不問有無只以戶等高低

科定數目俾之出備賑糶於是吏乘爲姦多少任情至有人戶名係上等家實貧窘至鬻田糶米以應期限而豪民得以計^充勉者其餘乘中^且之急濟其姦利緣此多受其害臣竊

見

朝廷重立資格勸諭賑糶已是詳備所有用等則科糶理宜禁止臣愚欲望^一睿旨下諸路漕^臣嚴戒所部如有依前用等則科糶即許按^効仍許人戶越訴重作施行尋得^一旨止行勸諭毋得科抑則^一聖意誠知科抑之弊擾民矣

一凶年糶粟以活百姓可謂惠而不費况所及者皆鄉曲鄰里可以結恩惠可以積陰德可以感召和氣而馴致豐稔可以使盜賊不作而長保富贍其於大姓亦有補矣倘使小民轉死溝壑流移他所大姓占田何暇自耕土地荒蕪必有所損况又有甚於此者乎止緣間有小民謂官司抑配我所當得不知感謝却使大姓有怠於勸分之意此為縣令者所宜知而以此意曉諭可也

○ ○ ○ ○ ○ 禁遏糶

○ ○ ○ ○ ○ 熒曰嘉祐四年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傾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為憂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義秦饑晉閔之糶而春秋誅之

聖朝恩施動植視民如傷然州郡之間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糶之令一路飢則鄰路為之閉糶一郡飢則鄰郡為之閉糶夫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宣布主恩生視流離又甚於春秋之時豈

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者故丁丑詔諸路轉運司凡鄰郡災傷而輒閉糶者以違制坐之

一或者謂過糴固非美名然聽他處之人恣行
般運不加禁止本州本縣自至艱糴臣曰此
見識狹陋之論也天下一家飢禿亦有路分
今鄰即以吾境內豐稔而來告糴義所當恤
此又宜物色上流豐熟去處勸誘大姓或本州
發錢差人轉糴循環糴販非惟可活吾境內
之民文且可活鄰郡鄰路之飢民尚何艱糴
之有晚使此間之米不許出吾界他處之米
亦不許入吾界一有饑饉環視壁立無告糴
之所則饑民必起而作亂以延旦夕之命此
禍亂之尤速者也

淳熙八年八月 勅今歲間有旱傷州縣全
籍鄰境或旁近豐熟去處通放客販米斛已
降 指揮不得過糴訪聞上流得熟州郡尚
不能體認 朝廷均一愛民之意輒持客販
米斛邀阻禁遏 聖旨劄付諸路帥漕司各
檢坐條法通行所部州軍恪意奉行如敢違
戾仰逐司覺察按劾尚或容蔽委御史臺彈
奏

小民間官司有持禁遏每遇外人糴米則數
十為羣脅持取錢歐傷人損村民亦不敢擔
米入市民間遂致闕食其令下詐起類如此

一檢會編勅諸與販斛斗雖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又條法與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脚力稅錢注云舊救稅處依舊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觀此則知條勅不許過糴明矣

〇〇〇〇 不抑價

〇〇〇 煇曰常平令文諸糶糴不得抑勒謂之不得抑勒則米價隨時低昂官司不得禁抑可知也比年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謂民間無錢須當籍定其價不知官抑其價則客米不來若他處騰湧而此間之價獨低則誰肯與販與販不至則境內乏食上戶之辰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飢民手持其錢終日皇皇無告糶之所其不肯甘心就死者必起而為亂人情易於扇搖此莫大之患何者飢荒之年人雖賣妻鬻產以延旦夕之命亦所不顧若客販不來上戶閉糶有飢死而已耳有劫掠而已耳可不思所以救之哉惟不抑價非惟舟車輻湊而上戶亦恐後時爭先發廩而米價亦自低矣

〇〇 一昔范仲淹知杭州二浙阻飢穀價方湧計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為仍

多出榜文具述抗飢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湊價亦隨減包拯知廬州亦不限米價而賈至益多不日米賤此皆前賢已行之明驗

一臣在村落嘗見蓄積之家不肯糶米與土居百姓而外縣牙人在鄉村收糶其數頗多既是鄰邑救荒官司自不敢輒加禁遏止緣上司指揮不得妄增米價本欲少抑兼并存恤細民不知四境之外米價差高小民欲增錢糶於上戶輒爲小人脅持獨牙僧乃平立文字私加錢於糶主謂之暗點人之趨利如水就下是以僧可糶而土民闕食今若不抑其價彼將由近而及遠矣安忍壽糶於外邑人哉

紹興五年行在斛米千錢時番守叅政孟度戶部尚書章誼亦不抑價大出陳廩每非糶二十五文僅得時價四之一既於小民大有所濟次年米賤令諸路以上供錢收糶復多贏餘况村落騰涌極不過三兩月民若食新則價自定矣

〇〇〇 媚曰災傷水旱而告之官豈民間之得已今
之守令專辦財賦貪豐熟之美名諱聞荒歉
之事不受災傷之狀責令里正伏熟爲里正
者亦慮委官經過所費不一故妄行供認以
免目前陪費不慮他日流離餓莩劫奪之禍
良可嘆也

〇〇 一在法陳訴旱傷之限至八月終止訴在限外
不得受理昨來臣寮奏請晚禾成熟乃在八
月之後今早有淺深得雨之處有早晚之不
同乞寬期限得

旨展半月臣寮申請乞以指揮到縣日爲始
一淳熙元年 孝宗御劄委帥臣監司令從實
檢放不得信憑保正伏熟時憲司揭榜許人
戶經本州陳狀別差官檢放時已十一月矣
及帳目到戶部戶部以令文至八月終止出
限者不合受理皆不爲除放而人戶恃憲司
榜示不肯輸納鞭撻過多反爲民害

一元祐元年諫議大夫孫覺言諸路災傷各以
實言不實者坐之災傷雖小而言涉過當者
不問今民間縱有被訴災傷縣道往往多不
受理間有受理去處又不及時差官檢踏比
至秋成田間所有雖曰無幾其賑田之家只

得隨多少收割以就耕墾官司惟見民間收
割已畢便指作十分豐熟不容檢收是時開
場受納遂即舉催全苗貧民下戶欲訴則田
無可驗之木欲納則家無見儲之粟於是始
伐桑柘鬻田產流離轉徙棄墳墓而之四方
矣

〇〇〇〇〇〇 減租

〇〇〇 熲曰謹按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
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之夏稅則唐人之
調絹也役錢則庸直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
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於檢收止
及田租耳猶切切焉合之是計全未識古
人用其一緩其二之意臣幼讀畢仲衍元豐
備對錄記熙寧全盛時天下兩稅錢五百五
十餘萬緡頃年戶部侍郎劉邦翰上奏天下
經總制錢歲額二十萬緡而實到者亦千萬
緡夫斯錢者唐人除陌之類而其數乃倍於
承平時正賦且又東南之一隅民困極矣脫
遇水旱是可下為寒心而思所以寬恤之哉

貸種

熲曰貸種固所以惠民然不必責其償也人
情易於貸而難於償征催不集必有勾追鞭

捷之患青苗之法可見矣 仁宗朝江南歲
飢貸民種種十萬，計屢經倚閣而官司督責
不已，貧民不能自償，上憐而蠲之。周世宗亦
謂淮南飢，當以之貸民，或曰：民貧恐不能償。
世宗曰：安有子倒垂而不為之解者？安在
責其必償也？今之議貸種，振者當識此意，名
之曰貸防，其濫請之弊耳。其所可憂者，抄劄
之際，利水之及，而擾先之。若措置施行之得
人，此等皆不足為慮。

恤農

媚曰：耕而食者，農民也；不耕而食者，游手浮
食之民也。自來官司之賑給，常先市井之游
手與鄉落之浮食，而緩於農民。耕夫且農家
寒耕熱耘以供衆人之食，及其飢也不耕者
得食而耕者反不得食，不免抹掘宸振野葛
以充飢腸，豈不甚可憐哉！臣謂今行抄劄之
時，自五家為甲，連相保，委同其罪罰。曰：某人
為游手，某人為工，某人為商，某人為農，而官
之賑給以農為先，浮食者次之。此誘民務本
之一術也。

遣使

媚曰：古人教荒或遣使開倉，遣使賑恤，遣使

循行周詢民間疾苦然法令尚簡故所過無
擾比來諸道置使民間利害悉以上聞安有
水旱之不知其所決者在於賑濟無銜類多
虛文耳今但責監司郡縣推救荒之實政則
民受其惠不然民方飢餓官方窘匱而王人
之來所至煩擾未必實惠及民而先被其擾
者多矣 神宗時司馬光曰今 朝廷每有
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自爲方略責
以成效而施刑賞常好遣使者銜命奔走旁
午於道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
若勿遣之爲愈也

弛禁

燭曰古人澤梁無禁閉市譏而不征今山林
河泊各有所主又民心不醇一聞榜示因而
砍伐墳林大起爭競則弛澤梁之禁已爲難
行惟有場務邀阻未緝此當禁約耳然比年
場務課額稍重多藉舟車雖令文米麥不許
收稅而場務別爲名色號曰公使錢多端邀
阻雖累降旨揮諸處場務不得將客未緝違
法收稅庶幾商賈興販然終未能革臣謂爲
監司太守莫若每遇凶荒去處相度餽年大
小奏之 朝廷乞權減場務課額一月未半

月如此則少寬煎逼之弊自然不敢重困米
船亦古人凶年弛禁之意况溥熙令課利
場務經災傷者各隨夏秋限依所放分数於
租額除豁

鬻爵

燭曰名器固不可濫然饑荒之年假此以活
百姓之命權以濟事又何患焉謹按乾道七
年八月勅節文湖南江南旱傷委州縣守
令勸誘有米斛富室上户知有賑濟飢民今
來立定格目補授名次今具下項無官人
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

石進武校尉

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

四十石補承信

即補進士與五千石承節

即進士補文臣

一千石減二年磨勘係選人

一資二千石減三年磨勘

係選人仍與占射差

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

係選人仍占射差遣

一次五千石以上

取旨優其推恩武臣一千石減二

年磨勘陞一年名次二千石減三年磨勘占

射差遣一次一千石補轉一官占射差遣一

次五千石以上

取旨優其推恩會旱傷州縣勸誘

積象之家賑濟係崇尚風誼即與進納事體

不同三省同奉聖旨依擬定令帥臣監司

持勸誘到米斛依數^著實置厯拘收委官賑濟務令實惠及民仍聞具出米人姓名并米數保明申取 朝廷指揮依人^米來立定賞格推思出給付身其賑糶之家依此減放推賞如有不實官吏重作施行臣謂民間納米而即得官誰不樂爲止緣入米之後所費倍多未能遽得故多疑畏令上下若能懲革此弊先給空名告身付之則救荒不患無米矣或謂大將軍告身才易一醉其弊若何不知鳳翔軍與用之無節令尺畿荒地分數目計耳就豈熟即已之何濫之有

度僧

僧曰度一牒換米蓋亦一時權宜所當行議者咸謂度牒廣行人丁喪失不知今日將民甚多而所謂童行者不可數計今日度牒一本度一人爲僧而活有十人之命何憚而不爲然平時所以不輕出者政爲緩急之舉也淳熙九年勅勘會已降指揮令廣東福建帥臣曉諭願爲僧道之人每名備米三百石請換度牒一道續降 指揮給到空名度牒一百道付紹興府每道許人戶以米三百石請換慮恐米數稍多 聖旨每道特與減五十

石餘依己降 指揮今乞依倣 孝宗之法
施行然須州郡相度申請可也

治盜

熲曰凶年饑歲民之不肯就死亡者必起而
爲盜以延旦夕之命儻不禁戢則嘯聚猖獗
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臣嘗聞乾道間饒郡大
饑諸處嘯聚開席劫奪者紛然時通守柴瑾
封劄付諸縣曰敢爲渠魁者斬之群盜望風
避匿淳熙十五年德興饑荒民有剽掠道路
者縣令曹某廉得二人鎖項號令於地頭日
給米一升俟來年麥熟日放盜賊由是衰止
紹興四年樂平饑鄉民携錢市米山路遇亡
命縛而取之邑宰楊簡曰此曹斷判則復爲
盜配去則復逃歸斷一足筋縛却示衆一境
南然此雖一切之政然深合周公荒政除盜
賊之意

捕蝗

熲曰太宗吞蝗姚崇捕蝗或者譏其以人勝
天臣曰不然天災非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
可以用力者九米與霜非人力所爲姑得任
之至於旱傷則有車戽之利蝗蝻則有捕瘞
之法凡可以用力者豈可坐視而不救耶爲

守宰者當激勸斯民使自爲方略以禦之可也吳遵路知蝗不食豆苗且慮其遺種爲患故廣收^晚豌豆教民種食非惟蝗虫不食次年三四月間民大獲其利古人處事其同悉如此臣謹按熙寧八年八月詔有蝗蝻處委縣令佐躬親打撲如地里廣闊分差通判職官監司提舉仍募人得蝻五升或蝗一斗給細色谷一斗蝗種一升給^新麗色穀二升給價錢者作中等實直仍委官燒瘞監司差官覆按以聞即因穿掘打撲損苗種者除其稅仍計價官給地主錢數毋過一頃則本朝之法尤爲詳悉

和糴

熲前嘗論和糴之弊在於籍數定價不能因歲上中下熟湏一依民間實直寧每升高於時價一二文以誘其來或難臣以此說不可行蓋今民間無錢若官司和糴增長米價則小民目下之患大焉不使臣曰不然和糴本救賤傷農增價以攝提之耳若此處不熟米價騰湧又何於此而糴哉古人和糴皆行於豐熟去處其間止緣官司識見淺陋已得小利爲己功糴買之官低價滿量以儀交納之

折交量之所飛斛弄斗以爲乞索之端上下
誅求遂致失時艱於及數將來計無所出必
有配抑之患今誠能及時收之多寡相時水
脚之費交量之弊抑價之說一切盡革又何
患焉然臣之所深慮者在於官司知糴而不
知糶夫積而不散非惟化爲埃塵虧折常平
糴本而民間之米由是愈少矣此爲政者所
當致思然飢荒之年非獨收糶粳米而已九
粟豆蕎麥之類苟可以救民命者亦何所擇
存恤流民

熒曰流民如水之流治其源則易爲力遏其
末則難爲功若本處地分賦歛稍寬自然安
土重遷誰肯移徙凡所以離鄉井去親戚棄
墳塚皆非其所得已也臣親見浙人流移過
淮甸者始爲扶老携幼接踵于道或轉死於
溝壑者多矣然本處不可存活而抑之使不
得動於理固進至於一動之後中途官司禁
遏抑勒使之復回此又非所宜也臣謂今未
流者固宜賑救已流者莫若令所過州縣多
方存恤推行富弼之法以濟之然富弼之法
人罕得其詳臣今編錄于末卷

燭曰春秋於他不書惟無麥即書仲舒建議令民廣種宿麥無令後時蓋二麥於新陳未接之時最為得力不可不廣也按四時慕要及諸家種藝之書八月三日種麥十倍全收今民非不知種但貧而無力故後時耳古人春耨耕而補不足秋耨飲而助不給今為政者於饑之年能捐帑康推行補助之法此非徒救荒亦因寓務農重本之意

通融有無

燭曰通融有無真救荒活法然而其法有公有私何謂公曰支撥官廩借兌內庫如假軍儲以救民飢者是也何謂私曰勸人發廩勸人糶販勸誘商賈率錢販米歸鄉共濟鄉人者是也臣謹按淳熙九年常州無錫飢臣寮奏乞令提舉司速急於平江府通融支常平斗斛或借撥別邑米前去接續賑恤得旨於平江府朝廷椿管米內支三千石接續賑濟又乾道元年浙西被水臣寮言大平州蕪湖見椿管常平米一十六萬石未有支使聖旨令臨安府於內取撥五萬石平江府常州三萬石湖秀各二萬石鎮江府一萬石仰逐州旧下差官押發人船前去般取專充賑

糶不得他用其糶到錢逐項椿管狄成收糶撥還此則

孝宗誠知通融之術今日宜當舉行之

借貸內庫

熲曰天子不當有私財私財充羨則侈心生李迪在翰林仍歲旱蝗國用不足一日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目數目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

陛下用此佐國用財賦寬則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從之然則今之州郡間有仍歲凶歉去處而匱乏無策者可不斟酌多寡撥賜以爲糶本耶

守臣到任預講救荒之政

熲曰救荒無定法風土不一山川異宜惟在預先講究而已今欲諸州守臣到任不以遠近限一月必後詢究本州管下諸縣鎮可以爲救荒之備及其他措置之策講求實惠斷然可行者不拘件數條具奏聞與斟酌可否行下責令本州守臣自守其說如任內設遇

早涉即檢舉施行不得自有違戾外委監司
內委臺諫常切覺察

臣謂救荒有賑糶有賑濟有賑貸三者案名
各不同而其用亦各有體誠能識認其體則
實惠及民矣今條陳于后

糶

此係用常平米其法在於平準市價點消閉糶之
風如市價三十文一升常平只等糶時本錢或十
五六至二十文一升出糶然出糶之時亦須遍及
鄉縣村落之民不可止及城郭游手而已若所蓄
之米度不足支用當以常平錢委官四出於有米
去處循環糶糶務在救民不得計較所費規圖小
利以爲己能然施行之際須令上下官吏咸識此
意乃可

賑濟

此係用義倉米其法當及老幼殘疾孤貧不能自
存之人使無告者免於天亡然亦不可止及城郭
或米不足則近來州縣有義倉錢當用此錢廣糶
豆麥穀粟之類同共賑給或散錢與之但抄劄之

糶字樣

亦須當糶

臣親見徽州婺源村落賑濟里正先
是門抄劄每家覓錢無錢者不與抄

名逮至官司散米皆陳腐以土不
可食之物得不償失極爲可恨然全在施行委
選得人村落之間又各委本土公正有望爲鄉閭

早滂即檢舉施行不得自有違戾外委監司
內委臺諫常切覺察

臣謂救荒有賑糶有賑濟有賑貸三者案名
各不同而其用亦各有體誠能識認其體則
實惠及民矣今條陳于后

賑糶

○此係用常平米其法在於平準市價點消閉糶之
風如市價三十文一升常平只等糶時本錢或十
五六至二十文一升出糶然出糶之時亦須遍及
鄉縣村落之民不可止及城郭游手而已若所蓄
之米度不足支用當以常平錢委官四出於有米
去處循環糶糶務在救民不得計較所費規圖小
利以爲己能然施行之際須令上下官吏咸識此
意乃可

賑濟

○此係用義倉米其法當及老幼殘疾孤貧不能自
存之人使無告者免於天亡然亦不可止及城郭
或米不足則近來州縣有義倉錢當用此錢廣糶
豆麥穀粟之類同共賑給或散錢與之但抄劄之
際須當革弊臣親見徽州婺源村落賑濟里正先
是門抄劄每家覓錢無錢者不與抄
名連里官司散米皆陳腐以土不
可食之物得不償失極爲可恨然全在施行委
選得人村落之間又各委本土公正有望爲鄉閭

所信服者不可信憑公人所舉須參寄居仍先延及土人賢者之論庶人望猶服見委論之因察其人物不許子弟代名出官時以盃酒禮貌激勸使樂為效命又須有術察其任私不職者畧責一二以警其餘然此等設拖非可一舉論又在臨機應變也

○賑貸

○此係截番上供米或者省倉米或為 朝迂乞封 椿米或於諸色倉廩推時即用一面申奏 朝迂 借內庫乞度牒糶米補還其法壽及中等之戶與 夫農民耕夫之無力者既不取息其勢必償此真 得以陳易新之術象不計過一石但支給之際戒 有虛偽催索之時或有搔擾交納之時戒有乞覓 仍不得用小斛量出大斛交入須用收支斛斛一 同又不得取民間頭子米墨勸令抄紙等錢其間 實係流亡或有不能償者姑已之譬之賑濟一散 無收亦豈有責其必償哉此乃官司一特救荒之 舉縱有陪費夫陷居上者亦當以社稷報本為念 是乃利國家之大者也

○○○

唐劉景先進救荒仙方

唐永寧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黃門侍郎劉景先上表 云臣過太白山隱士傳此法聞京師米糶大貴飢死 人民吾將此法令人服食即得不飢顏色充悅氣力

加倍可以濟人之命臣聞之驚愕謂是狂言又云吾
服此藥五年不食矣但依吾法貴賤皆服不問少長
永可不飢臣遂依法備製令家中兒女大小服之五
箇月不食耳目聰明身軀健氣力強壯臣家中七
十餘口更不食別物唯飲水一色色若不如斯臣一家
其受誅戮具方于后

○四季用黑豆五斗淘洗乾後蒸三遍去皮

○大麻子三斗浸一宿控出蒸三遍令開口去殼

用豆五升麻子
三升作小料亦可

右先搗豆黃為細末然後搗麻子仁極細漉下豆
黃全勻作圓子如拳頭大入甑內蒸過從晨著火至

夜半子時住火直置天曉出甑至午時熟乾搗為細
末服之但以不飢為度不得食一切別物第一頓七
日不飢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飢第三頓得三百日不
飢第四頓得三千四百日不飢如更服永不飢也不
問老少但依服食令人強壯面色紅白無有憔悴渴
中飲新汲井水或研大麻子漿飲之若要重喫物用
葵菜子碾為末煎湯冷服此下藥如金色但喫諸物
並無所損

○○○今具早傷勅令格式下項

淳熙令

○諸官私田史傷夏田以四月秋田以七月水田以

〇〇〇八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若應訴月并次兩

月過閏者各展半月訴在限外不得受理非時火傷

者不拘日分日被其所訴狀縣錄式曉示又具

二本不得連名如未檢覆而改種者並量普振

查以備檢視不願作火傷者聽

〇〇諸受訴火傷狀限當日量傷火多少以元狀差通

〇〇〇判或奉職官本州缺官即中轉運司差州給籍用印限一日

起發仍同令佐同詣田所躬親先檢見存苗畝

次檢災傷田改其所詣田所檢村及姓名應放

分数注籍每五日一申州其籍候檢畢繳申州

州以狀對籍點檢自往受訴狀復通限四十日

其應放稅租色額外分数榜示元不曾布種者

不在放限仍報縣申州州自受狀及檢放畢申

所屬監司檢察即檢放有不當監司選差隣州

官覆檢若非親檢次第失檢察者捉舉刑獄司

覺察寃治以上被差官不許辭避

〇〇諸官私田災傷而訴狀多者令佐分受置籍其載

〇〇〇以稅租簿勘同受狀五日內繳申州本州限一

日以聞

〇〇諸訴火傷狀不依全式者即時籍記退換理元下

〇〇〇狀日月不得出遠申州日限

淳熙敕

○諸縣史傷應許而過時不受狀或抑過者徒二年

○州及監司不覺察者減三等

○諸鄉書手貼司代人戶許史傷者各杖一百因而受乞財物贓重者坐贓論加一等許史若

○諸州縣及被差檢覆史傷於令有違者杖一百檢

○教官不躬親編諸田者以違制論

○諸詐稱史傷減免稅租者論迴避詐匿不論律許

○人告

淳熙格

○告獲詐稱史傷減免稅租者

○杖罪錢一十貫 徒罪錢二十貫

○流罪錢三十貫

○告獲鄉書手貼司代人戶許史傷狀者每名錢五

○十貫 二百貫止

淳熙式

○數許史傷狀

○某縣某鄉村姓名今具本戶史傷如後

○一戶內元管田若干頃畝某都計夏秋稅若干

○夏稅某色若干 秋稅某色若干

○非已業田依此別為開折

○一今種到夏或秋某色田若干頃

○某色若干田係旱傷損 或損餘史傷處隨狀言之

○ 某色若干田苗色見存

如全損亦言火傷及見存田並每段開折

○ 右所訴田段各立土峰牌子如經差官檢量却與
○ 今狀不同先其虛妄之罪復此額不詢謹狀年月
○ 日姓名

檢覆火傷狀

○ 檢覆官具位

准某處牒帖據某鄉中人戶被訴火傷某等尋與本
縣某官姓名詣所訴田段檢覆到合放稅租數取責
封鄉又結罪保證狀入案如後

○ 某縣據某人等若干戶某日終以前

兩縣以上各依此例

○ 披訴狀為某色火傷

如限外非時火傷則別具某日月至某日日投

○ 之非

○ 正色共若干

合放每色若干

租課作正稅

○ 右件狀如前所檢覆只是推放某年夏或秋一料
內租即無夾帶種時不敷及無狀披訴并不係災
傷妄破稅租係明是實如後具同并俟朝典謹具
申某處謹狀年月日依常式

淳熙令

○ 諸承買官田宅納錢有限而遇火傷本戶放稅及
○ 五分者再展半年再遇者各准此
○ 諸州兩靈過常或愆亢提舉常平司體量次第申

〇〇 尚書戶部

〇〇 蠱蝗水旱州申監司各具施行次第以聞如本
〇〇 州隱蔽或所申不盡不實監司體訪聞奏

淳熙令

〇 諸州縣豐熟災傷轉運司約分數奏聞其未収者
〇〇 監司知州不許預奏豐熟

活民書卷中終

救荒活民書卷下

采從政 卽董 增編進

救荒雜說

〇〇 臣嘗謂救荒之政有

人主所當行者有宰執所當行者有監司大
守縣令所當行者有監司守令所當行——人主
宰執之所不必行——人主宰執之所行又非
監司大守縣令之所宜行今各條列于后

人主救荒所當行一曰恐懼修省二曰減膳徹樂三
曰降詔求其言四曰遣使發廩五曰省奏章而從諫
諍六曰散積歲以厚黎元。宰執救荒所當行一曰以



突調為己責二曰以饑溺為己任三曰啓人主警畏之心四曰慮社稷顛危之漸五曰進官任固本之言六曰建散財發粟之策七曰擇監司以察守令八曰開言路以通下情九曰監司救荒所當行一曰察鄰路豐熟上下以為告糴之備二曰視部內旱傷小大而行賑救之策三曰通融有無四曰糾察官吏五曰寬刑縣之財賦六曰發常平之滯積七曰無崇過糴八曰毋啓抑價九曰無厭奏請十曰無拘文法○大守救荒所當行一曰稽考常平以賑糶二曰準備儲蓄以賑濟三曰視州縣三等之飢而為之計小錢則勸分發庫中四曰視鄰郡三

等之熟而為之備終覺早濟先發常平錢遣牙吏於鄰郡豐熟處糶以備賑糶米豆

計州用之虛盈存下一歲官吏支遣餘皆以救荒不給則告糶乞即八曰察縣

吏之能否縣令不取勸罷則有延之費姑矣九曰

委諸縣各條賑濟之方十曰因民情各施賑救之術

十有一曰差官祈禱十有二曰存恤流民十有三曰

早檢放以安人情十有四曰預措備以寬州用十有

五曰因所積以濟民飢十有六曰散藥餌以救民疾

○縣令救荒所當行一曰聞旱則誠心祈禱二曰已

早則一面申州三曰告早不可邀阻四曰檢早不可

後時五曰申上司乞常平以賑糶六曰申上司覓義

後時五曰申上司乞常平以賑糶六曰申上司覓義

倉以賑濟七曰勸戶室之發廩八曰誘富民之興販
九曰防滲漏之姦十曰戢虛文之弊十有一曰聽客
人之糶糶十有二曰任米價之低昂十有三曰請提
督十有四曰擇監視十有五曰叅考是非十有六曰
激勸功勞十有七曰旌賞孝弟以勵俗饑飢危之年有
管肉不相保
者今種有違食於姑孫能
養其祖父母者畚物色之十有八曰散施藥餌以救
民饑飢危之際
必有疾病十有九曰寬征催二十曰除盜賊

〇〇〇 田錫論救災

臣近見滄州奏全家飢死一十七口雖有指揮下轉
運司相度減價賑糶却未見別有指揮若有司只如
此行道實未穩一陛下憂勞之心一陛下爲民父母
使百姓飢死乃是陛下辜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
陽啓稟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相辜
負陛下也今一陛下何不引咎知禹湯罪也降玉
音下飢餓州府使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賑廩給
代人以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運不足日即無可給
貸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恥一夫不
獲今餓死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今陛下可持此事
略而責宰相觀其何辭以對待三日而後無所建明
不拜章求退疑忌人也忍人而猶相之是一陛下不
以百姓爲心矣若不別進用賢臣恐危亂之前將來
滋蔓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皇家富有萬國豈

無人爲可於常參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
之言有違大謀略經綸才業者可以非次擢用不然
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

〇〇〇 畢仲游救荒

耀州大旱野無青草仲游謂郿縣賑濟多後時力愈
勞而民不救故先民之未飢多捐榜示曰郿將賑濟
且平糶若干萬石實_之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
歡然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糶以給
之鄰境流散殆盡而耀民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
九千口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
足無一人逃者監司乃故按於長安得二人焉曰此
糶之流民也送還郿仲游驗問皆中民之逐利者所
賣持自厚即非流民監司愧沮

〇〇〇 滕達道賑濟

滕達道知郿州歲方_歲統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後
淮南東京皆大饑達道獨有所乞米召城市富民與
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
城外廢營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
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
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熬婦女汲民至如歸上遣
工部侍郎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碁布南然如營
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獲美所活者九五萬人

吳遵路賑濟

民既依米即令採薪芻出官錢收買却於常平倉市米物歸贍老穉九買柴二十二萬束比至嚴冬雨雪飛蝗遺種勤種疏豆民卒免艱食之患其說已見捕蝗門

文彥博減價糶米

文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減價糶米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豈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出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價終不能平大抵臨事須當有術臣謂此非特能止騰湧亦以陳易新之法也

韓琦平價濟村民

韓琦論自來常平倉過年歲不稔物價稍高令減元價出糶出糶之時令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閱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唯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之人每日五升或一斗故民受實惠甚濟飢乏即未曾見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平倉斛斗者前賢處事精審如此臣謂穀可蓄而米不可蓄若過三年已上則不可食不於饑荒之時糶錢它日易糶則終化埃塵而已

彭思永賑救水災

彭思永通判桂州會海水夜敗台州城郭人多死詔
監司擇良吏往撫之思永遂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
道思永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瘁溺死者
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飢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
也城無全舍思永周行相視爲之規畫朝夕暴露未
嘗憇息民貧不能營葺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日而
公私舍畢人復安其君思永視故城頽壞僅有髣髴
思爲遠圖召僚屬而謂之曰即瀕海而無城此水所
以爲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遂
爲永利天子嘉之錫書獎諭後去台還駐二州之
民喜躍啼戀者交於道

呂公著賑濟

元祐三年冬頗靈民苦寒多有凍死者呂公著爲相
日與同列議所以救禦之術乃發官木炭遣官數十
分置場於京師賤鬻以惠貧民又出內庫錢十萬緡
委開封府官走過^東閭閻周視而賑之又遣官按視
四福田院存撫^老弱者給以日廩湏春暮而止農民貸
種糧流移在道者所過州縣存恤寓以官舍續其食
流配罪人隨所在寄禁亦委官吏安存之或爲饑粥
湯藥以救疾或爲^衣履綿衣以禦寒民有棄老稚於
路者皆設法救養之凡待賑而活者一路或數十萬
口類貸以濟者又倍焉

曾鞏勸諭賑糶

曾鞏知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畝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病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自平又出粟五萬貸民為種糶使隨處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臣曰此策固善但視常平價稍增則視時價必稍損矣恐成科抑非本朝詔旨不若前期勸諭商賈富民出錢循環糶販之為愈亦須官司先有以表率之

范祖禹乞常平

元祐三年范祖禹言今以常平所有之錢收糶亦未廣陛下誠能出內庫金帛數十萬以為糶本專備水旱凶荒發歛以時則官本常存而民被惠澤無窮矣濟民之惠無大於此况祖宗內藏庫本備軍旅非常之用仁宗常出錢一百萬緡以供常平糶本此仁惠所以深結於民心夫財出於民復以濟民但使民存不致流亡則今年散之明年復有何患無財也

蘇軾乞糶官米

出糶官米雖是數目浩瀚然止於糶買不失官本亦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糶米不絕直至來年十月終

則雖天災流行不能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詔。令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運司將上供對稱斛斗。應副浙西諸郡糶米。直至明年七月終。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雉之謀。亦使蓄積之家。知不久官未豆。至自然。超特出賣所濟不少。惟望聖明深憇一方危急。早賜施行。

程珦遇水種豆

程珦知徐州沛縣。會久雨平源出水。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珦謂侯可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十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盡涸而甲已露矣。是時遂不縣食。

王魯令水災宜寬賦

天聖五年八月。河北大水。上謂輔臣曰。比令內侍往沿邊視水災。知聞有龍堰於海口。可遣致祭。王魯對曰。邊郡數大水。豈洪範所謂不潤下之證。海口恐非龍堰。宜寬民賦。以應天災。於是下詔。河北水災州軍免今年秋稅。

謝絳論救蝗

竊見比日蝗蝻亘野。全入郭郭。而使者數出府縣。監捕驅逐。蹂踐田舍。民不聊生。謹按春秋書螟為哀公賦歛之雲。又漢儒推蝗為兵象。臣願令公卿以下舉

州府守臣而使自辟屬縣令長務求方略不限資格
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春年條上理狀參考不
誣奏之 朝廷旌賞錫用以示激勸

范鎮論救荒

范鎮知諫院言今歲荒歉一朝廷為救稅免後及開
常平倉軍食拯貸存恤不為不至然而人民流離父
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能寬其力役輕
其租賦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小歉雖重施
周已無及矣此無他重歛之致在前故也臣竊以為
水旱之作由民生不足憂愁無聊之嘆上薄天地之
和耳

程頤論賑濟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
竭而飢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且救目前之
死亡惟有節則所及者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飢之法
或給之米豆或食之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
欲辨之不能也較貴之時何人不願得倉廩既竭則
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鷄鳴而起親視依散官吏
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
盡殍者滿道愚嘗矜其用必而蠲其不善處事救饑
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
戒使辰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

之給未者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

皆不來矣此之不擇而與者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

飢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

使氣稍平然後一給第一先當寬廣居處切不得令

搯籍指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或不給

浮浪游手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墮至其飢餓哀矜

則一也此論固高但日與一食恐飢民易成疾痛去甚為總

李之純論糶不可廢

李之純為成都路運判時成都每歲官出米六萬斛

減其直出糶以濟貧民議者謂幸民而損上詔下其

議之純曰成都蜀部根本民恃此為生百年矣苟奪

之將轉徙無所不至願仍舊貫議遂格

王亮臣乞飢民減死

亮臣知光州歲大饑群盜發民倉廩吏以法當死亮

臣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

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真宗時陳從易知虔州

時歲飢有持杖盜發困倉者請一切減死論於是全

活千餘人

劉彛給米收棄子

劉彛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歎民多棄

子於道上彛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

升每旬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

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大闕者

晁補之活飢民奔遺體

晁補之知齊州歲飢河北流民道齊境不絕補之請
粟於朝得萬斛乃爲流民者治舍次具器用人既集
事又且日給糜粥藥物補之皆躬臨治之凡活數十
人擇高原以葬死者男女異壙使者頗媚其功欲有
以撓之既至境按視乃更嘆服

劉安世救荒

劉安世請則常平之法持一路所有錢粟同應副一
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縣各
隨戶口之多寡以置糶此通融有無之法但今亦艱
行然爲政者當識前輩規模廣大不局一隅之意

范純仁救荒法

范純仁爲襄邑宰因歲大旱度來年必歉於是盡籍
境內客舟誘之運粟許爲玉糶明春客米大至而邑
人遂類以無飢

折克柔保借米賑貸

熙寧七年知河東府折克柔奏今歲河外飢饉雖象
賑貸尚未周給人欲流散必求生路恐北虜因而招
誘遂擄北邊民戶臣乞保借米三萬石粟二萬石賑
貸俟熟令償詔賜省倉粟二萬石賑濟米三萬石借
貸

蘇杲賣田賑濟鄉里

蘇杲眉州蘇洵之父杲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凶歲賣田以賑濟其鄰里鄉黨連熟人持償之君辭不受以至數破其業危於飢寒然未嘗以為悔而好施益甚

上官均賑恤五術

元祐初河北京東淮南災傷監祭御史上官均言賑恤五術一欲施予得實二移粟就民此借保三隨厚薄散施四選擇官吏五告諭免納夏秋二稅上嘉納王孝先不限時月糶米

紹聖元年七月司農卿王孝先言置場糶米今後遇斛斛價高須正月半已後方許出糶至麥熟罷詔今後所在置場糶米更不限時月如遇在京斛價高戶却取旨出糶

黃定乞減價出糶封椿米

元符元年六月河北轉運副使黃定言乞將封椿斛斛今後於新陳未接間不虧元本量減市價出糶從之

張詠減價糶米

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減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土戶為保一家犯罪一保皆生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王文康知益州獻議者作詠之法窮民無

所濟復爲寇文康奏復之蜀人大喜爲之謚曰蜀守
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
而康

張詠賑糶法

宣和五年正月臣寮上言聞蜀父老謂本朝名臣治
蜀非一獨張詠德政居多知賑糶米事者在皇祐中
令常刻石遵守至今行且百年其法一畝止約小鐵
錢三百五十文八日二升團甲給曆赴場請糶歲計
米六萬石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貧民闕食之際悉
彼一朝廷實惠

向經以圭租賑飢民

向經知河陽大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支無餘乃
先以己圭田所入租賑救之已而富人皆爭效暴出
粟所全活甚衆

扈弼出祿米賑濟

仁宗時扈弼爲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飢道殣相望稱
先出祿米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
活者數萬人降勅獎諭

蘇賦乞預救荒

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
物約而所及廣不遲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夫
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則用物

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者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因而
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
緣天旱米貴而沈况起張龍靜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
閉糶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說餓作然後
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
三萬石濟之沿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飢餓既
成繼之以疫疾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
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
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稅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畧計
所失共計三百餘萬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
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
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二聖仁智聰
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斛
二十萬石賑糶又於十二月時寬減轉運司元祐四
年上供斛斛三分之二爲米五千餘斛賑糶盡用其
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在
在歡呼官既住糶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
米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較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
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絕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
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
福相絕如此

〇〇〇

此河北流移之民運熱青淄五州非知本齊分災傷而行賑濟也蓋豐稔而出水濟流民則其勢難此尺為政者所當知也要識前輩處事規模不為如此

〇〇〇 學畫屋舍安泊流民事指揮

當司訪聞青淄登維萊五州地分甚有河北災傷流移人民運熱過來其鄉村縣鎮人戶不那趨房屋安泊多是暴露並無居住日下漸向冬寒竊慮老少人口別致飢凍死損甚損和氣須議別行學畫下項
〇〇一州縣坊郭等人戶雖有房屋人緣見是出賃
〇〇〇 與人戶居住難得空閑屋室今逐等合那
〇〇〇 趨房屋間數如后

〇〇〇〇 第一等五間 第二等三間

〇〇〇〇 第三等兩間 第四等五等一間

〇〇一鄉村人戶甚有空閑房屋易得小可屋舍逐

〇〇〇 等合那趨間數如后

〇〇〇〇 第一等七間 第二等五間

〇〇〇〇 第三等三間 第四第五等兩間

右各請體認見今流民不少在州即請本州出榜在縣鎮鄉村即指揮縣司曉示人戶依前項房屋間數各令那趨立定日限須官數足數內城郭勸廂界管當其鄉村即指揮逐地分耆壯批點逐等姓名趨那到房屋間數申官仍叮嚀約束管當人等不得因緣

騷擾乞覓人戶錢物如有違犯嚴行斷決仍指揮州縣城鎮門頭人常切辨認才候見有上件災傷流民老小到門內其在州則引於司理處出頭其在鄉即引於知縣處出頭其在鎮內即引於監務處出頭各仰逐官相度人數指定那趨房屋主人姓名令幹管人盡將引押於抄點下房屋內安泊如門頭不肯引領者許流民於隨處官員處出頭速取勸決訖當使指揮安泊了當知有流民欲前去未肯安泊者亦聽從便知有流民不奔州縣直往鄉村內安泊者仰耆壯盡將引領於趨那下房內安泊訖申報本縣及當職官員躬親勸誘逐家量口數各與桑土或貸種救濟種植度日內有見在房數少者亦令收拾小可材料權與蓋造應副若有下等人戶委的貧虛別無房屋那應不得一例施行除此等畫之外如更有安泊不盡老少即指揮逐處僧尼等寺道士女冠宮觀門樓廊廡及更別趨那新居房屋安泊河北逐熟老小如有指揮不及事件亦請當職官員相度利害一面指揮施行務要流民安居不至暴露失所

〇〇〇 曉示流民許令諸般採取營運事指揮

當司訪聞逃者被災流民多在山林泊野打刈柴薪衣食不充已逼飢寒時奔溝壑坐見死亡之既豈無賑恤之方又緣倉廩所收簿書有數流民不絕濟贍

難同欲盡救災必須衆力庶幾凍餒可安存况乎
今年田苗既大豐於累載而又諸仰物價復數倍於
常時蓋因流民之來遂收踊貴之直豈可只思厚己
不肯救人共覩災傷諒皆痛憫無日來累據諸處申
報以斛斛不住增長價例乞當司指揮諸州縣城郭
鄉村百姓不得私下擅添物價所貴飢民易得糴食
見今別路州縣城郭鄉村並皆有此指揮惟當司不
曾行蓋恐止定價例則傷我土居之人須至期作孽
盡可使兩無所失其上須五州鄉村人戶分等第並
令量出口食以濟急難抱斗石之微在我則無所損
衆萬千之數於彼則甚有功凡在部封共成利濟歛

過是通字

本各之物救鄰封之民實用通其有無豈復分於彼
此令其逐家均定所出斛米數目如后

〇〇〇〇 第一等二石 第二等一石五斗

〇〇〇〇 第三等一石 第四等七斗

〇〇〇〇 第五等四斗 各戶三斗

〇〇〇〇 已上並米豆中半送納

右件事須降此告諭當云各令知悉隨有其餘約束
事件並從別牒處分慶曆八年十月日告諭

〇〇〇〇 約束事件逐一指揮如后

〇〇 一逐州據封去告諭米數約量縣分大小孽盡

難同欲盡救災必須努力庶幾凍餒稍可安存况乎
今年田苗既大豐於累載而又諸郡物價復數倍於
常時蓋因流民之來遂收踊貴之直豈可只思厚己
不肯救人共覩災傷諒皆痛憫燕日來累據諸處申
報以斛斛不住增長價例乞當司指揮諸州縣城郭
鄉村百姓不得私下擅添物價所貴飢民易得糧食
見今別路州縣城郭鄉村並皆有此指揮惟當司不
曾行蓋恐止定價例則傷我土居之人須至期作孽
盡可使兩無所失其上須五州鄉村人戶分等第並
令量出口食以濟急難抱斗石之微在我則無所損
聚萬千之數於彼則甚有功凡在部封共成利濟欲
本路之物救鄰封之民實用通其有無豈復分於彼
此令其逐家均定所出斛米數目如后

〇〇〇〇

第一等二石

第二等一石五斗

〇〇〇〇

第三等一石

第四等七斗

〇〇〇〇

第五等四斗

各戶三斗

〇〇〇〇

已上並米豆中半送納

右件事須降此告諭當云各令知悉隨有其餘約束
事件並從別牒處分慶曆八年十月日告諭

〇〇〇〇

約束事件逐一指揮知后

〇〇

一逐州據封去告諭米數約量縣分大小等畫

〇〇〇 迺縣仍令迺縣亦相度耆分大小散與耆分
司令通告示鄉村第等大户一依告諭上六
等糶斛碩斗出辦救濟流民務在及時措置
附近州城鎮縣耆分內第一第二等人戶即
於迺州縣送納其第三第四第五等并客戶
及不迺州縣鎮城遠處第一等以下應條令
納斛斗人戶並只於本耆送納仰縣司提逐
耆人戶令納都數均分與當耆內第一等人
戶令圓那房室盜貯如耆長係第一等即亦
令均分收附仍仰耆長同共壽切提舉管幹
在耆都數不^至散失及別致疎虞

右具如前各牒青淄濰登萊五州候到將降去本使
告諭若干本數收管限管日內一依上項逐件約束
指揮施行仍仰指揮迺縣官員分頭壽切提舉管幹
斷定不得信縱交納幹當人等亂有邀難住滯人戶
乞覓錢物并指揮迺縣按此人戶收成之際限三五
日內早令送納了足壽候催納了乾開坐迺縣納到
石斗諸實事狀入馬遞供申當司定取日送俵散飢
民不得信縱拖延誤事若是內有係大段災傷人戶
委的難為出辦即不得一例施行亦不得為有此指
揮別生弊情透漏有力人戶如稍有違罪無輕恕所
有將來俵散救濟流民次第別聽扶當司指揮此_係

豐熟州年令民間出
米故行接措受

〇〇〇〇 支散流民斛斗畫一指揮

當司昨為河北遭水失業流民擁併過河南於京東
青淄雜登萊五州豐熟處逐處散在城郭鄉村不火
當司雖已諸般學畫採取事件指揮逐州官吏多方
安泊存恤救濟施行本使體量尚恐流民失所尋出
給告諭文字送逐州給散諸縣令逐耆長將告諭指
揮鄉村等第人戶并客戶依所定石斗出辦米豆數
內逐州縣鎮只於城郭內送納其去州縣鎮城遠處
只於逐耆令耆長置厯受納於逐耆第一等人戶處
圓即房屋盛貯收附封鎖把行去訖日後據逐州申
報已告諭到斛斗數目受納各有次第今體量得飢
餓死損須至令上項五州一例於五月一日委官分
頭支散上件勸諭到斛斗救濟飢民者

〇〇一請本州才候牒到立便酌量逐縣耆分多少
〇〇〇 差官每一官令耆常十耆或五七耆據耆

分令用員數除逐縣正官外請於見任并
前資寄居及文學助教長史等官員內須
是揀擇有行止清廉幹當得事不作過犯
官員仍勸會所差官員本貫將縣分交互
差委支散免致所居縣分親故顏情不肯
盡公及將封去帖牒書填定官員職位姓

名所管眷分去處給與逐官執火急發
遣往差定縣分計會縣司盡時將在縣
到城罰錢或頭子錢并檢取遠年不用
紙賣錢收買小紙依封去式樣字號空
雕適印板的量流民多少寬剝出給印
歷子頭各於歷子後粘連空紙三兩張
便令差定官員令本縣約度逐眷流民
家數分孽歷子與所差官員使令親自
執分頭下鄉勒眷壯引領排門點檢
剝流民每見流民逐家盡底喚出本
家骨肉親自當面審問的實人口填
定姓名口數逐家便各給歷子一道
執照證准備請領米豆即不會差委
公人眷壯剝列致作弊虛偽重疊請
却歷子

〇〇一指揮差委官抄剝給歷子時子
細點檢逐處流民如有雖是流民見
今已與人家作各鋤田養種及有錢
本機織販春諸般買賣園運過日不
致失所人更不得一例抄剝姓名給
與歷子請領米豆

〇〇一應係流民雖有房舍權時居住
只是旋打州柴草日逐旋求口食人
等並盡底抄剝給與歷子今請領米
豆

一應有流民老小羸瘦全然單寒及孤獨之人
只是尋村乞丐安泊居止不定等人委所
差官員孽盡歸者各分或在廟寺院安泊
亦使出給厯子令請米豆不得謂見難為
拘管輒敢違弃却致拋擲死損請捉舉官
常切覺察

一應係土居貧窮年老殘患孤獨見求乞貧子
等仰抄劄流民官員躬親檢點如別不是
虛偽亦各依厯子令依此請領米豆

一指揮差委官員須是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已
前抄劄集定流民家口數給散厯子了當
須管自皇祐元年正月一日起有一齊支
給不得拖延有誤至日支散亦不得日數
前後不齊

一流民所支米豆十五歲以上每人日支一升
十五歲以下每日給五合五歲以下男女
不在支給仍厯子頭上分別細算定一家
口數合請米豆都數逐旋依都數支給所
責更不臨時旋討者

一緣已就門抄劄見流民逐家口數及歲數則
支散日更不令全家到來只每家一名親
執厯子請領

一逐官知管十耆即每日五兩耆逐耆併五
日口食候五日五遍十耆即却從頭五散
所貴逐耆每日有官員躬親五散如管五
七耆者即將耆分大者每日五散一耆其
耆分小者每日五散兩耆亦須每日一次
五遍逐次併五五日口食仍預先於村庄
剗出曉示及令本耆壯丁四散告報流民
指定五散日分去處分明開說甚字號耆
分仍仰差去官員須是及早親自先到關
文斛斗去處等候流民到來逐旋五散才
候五絕一耆速往下次合五耆分不得自
作違慢拖延過時別至流民歸家遲晚道

查凍露

一指揮差委官員相度逐處受納下米豆如內
有在耆分遙遠第一等戶人家叔附恐流
民所去請領遠遠即勒耆壯量事圖那車
乘般赴本耆地分中心穩便人家房室內
叔附就彼便行五散貴要一耆之內流民
盡得就近請領

一指揮所差官員除抄割籍定給散流民外如
有逐旋新到流民並須官員親到審問子
細點檢本家的實口數安泊去處如委不

是重疊虛偽立便給與曆子據所到日分起請如有已得曆子流民起移仰居侍主人盡時令流民將元給曆子於監散官員處毀抹若是不來申報及稱帶却曆子並仰量行糾決不得鹵奔重疊給印曆子亦不得阻滯流民

一逐者各均勻納下斛斗稿恐流民於逐者眷安泊不均仰縣司勘會據流民多處者分酌量人數發遣趨併於少處者分安泊令逐者均勻支散救濟若是流民安泊處穩便不願起移即趨併別眷斛斗就便支俵不得抑勒流民須令起移

一州縣鎮城郭內流民只差委本處見任官員亦先且躬親排門抄劄逐戶家口數依此給與曆子每一度併支五日米豆候食盡挨排日分接續支給米豆一概施行

一逐州除逐處監散官員仍請與通判或選差清幹職官一員往本州界內往來都大捉舉諸縣又散米豆官吏仍點檢逐者元納并逐官又散文曆一依逐件鈔束指揮施行仍親到所支散米豆處子細體問流民所請米豆委得均濟別無漏落如有官員

弛慢不切用心信縱手下公人作弊咸尅
流民合請未立不得均濟即密具事由申
報本州別選差官員衝替訖申當司不得
蓋庇

一所欠斛斗如州縣內支絕已納到告諭斛斗
外有未催到數目便且於膏食斛斗內權
特借支撥見欠斛斗立便催納依數撥填
其鄉村所納斛斗如未足處亦逐旋請緊
切催促不得闕絕支散閃誤流民

一每官一員在縣摘差手分斛子各一名隨行
幹官仍給非斛各一隻差本縣公人三兩
人當直如在縣公人數少即權差壯丁

得過
三人

一所差官員除見任官外應係權差請官知手
下幹當人并耆壯等及流民內有作過者
本官不得一面區分具事由押送本縣勘
斷施行

一權差官每月於前項贓罰頭子等錢內支給
食直錢五貫文見任官不得一例支給

一權差官已有當司封去帖牒若差見任官員
即請本州出給文字幹當其賞罰一依當
司封去權差官帖牒內事理施行

一才候起支當司必然別州差官徧詣逐州逐縣逐者點檢知有一事一件違慢本州水牒手分并縣司官吏必然勘罪嚴斷的不虛行指揮

一逐州縣鎮候差定官員持印行指揮畫一抄劄一本付逐官收執照會施行

一勘會二麥將熟諸處流民盡欲歸鄉尋指揮逐州并監散官員將見今籍定流民據每人合請米豆數目自五月初一日算至五月終一併支與流民充路糧撥令各任便歸鄉

一指揮出榜青淄等州河口曉示與克流民稅渡錢仍不得邀難住滯

一指揮青淄等州曉示道店不得要流民食宿錢事

右具如前事頒各牒青淄濰萊登五州候到各請遵依前項逐件指揮施行就報所有當司封去帖牒如有剝數却請封送當司不得有違

〇〇〇 宣問救濟流民事劄子

臣伏奉—聖旨取索擘畫畫救濟過流民事件令即略編纂作四葉具狀繳奏去訖臣却下九州軍共間逐河五州頗熟逐餼於民得粟十五萬斛第二等兩石第五等三斗

而已明甚只令人戶就本村耆隨處收納費不勞我土

民多差官員領之見仕不足即又先時已於州縣城

鎮鄉村批下舍宇十餘萬間流民來者隨其意散處

民舍中逐家給一厝厝各有號使不相侵欺仍撥厝

前計定逐家口數及令給物數令官員諸逐廂鄉逐耆

就流人所居近處每人日給生豆米各半升流民至

者安居而日享食物又以其散在村野薪水之利甚

不難致似此直養活至去年五月終麥熟仍各給與

一去路糧而遣歸而接籍總三十餘萬人此是於必

死之中救得活者也與夫只於城中煮粥使四遠飢

羸老弱每日奔走屯聚城下終日等候或得或不得

閃誤死者大不祥也其餘未至羸病老弱稍營運自

給者不預此籍然亦適曉示五州人民應是山林河

泊有利可取者其地主不得占脚一任流民採掇如

此救活者甚多即不見數目山林河泊地主寧無所

損然損者無大害而流民獲利者便活性命其利害

較然也又減利物廣招兵徒一萬人尋常利物每一

人可招三人或有四五口及四五萬人大約通計不下

四五十萬人生全傳云百萬者要也謹具劄子奏聞

〇〇〇程四代能仁院賑濟疏

伏以釋迦如來以無礙神通放大光明照見一切衆

生受諸苦惱乃發大慈悲願力救度無量衆生凡有

飢渴皆得飽滿我釋氏子躬受佛教成純志願亦復如是恭惟知縣某公知丞某公仙尉某公皆宿植善根與我士民有大因緣故受

天子命來爲民主宰今歲在庚子水旱饑饉委卿官批割鰥寡孤獨跛眇廢疾不能自存之人計一千五百九十九人雖屢申上司乞發下義倉米賑濟然使府所臨一郡八縣監司所統一路百城雖許量撥至今未下度其米斛不足需濟今用米一升可活一人一日之命積之百五十日則麥熟可自活是用米石五官斗可活一人之命今我大檀越諸公能傾囷倒廩救活一人二人三人以至十人百人之命獲福無量皆與佛等下至貧庶之家老幼衣食以救飢困以至童男女能輟餅果之資以爲布施一錢已上皆獲善果今敬對三寶前焚香禮拜發此大願天地鬼神實臨之凡我施主官員則願加秩進祿三錫九遷儒士則聰明穎開早振科第庶民庶公吏則家道昌盛子孫榮顯所求稱意逢遇吉慶至於僧道童行皆於道法早得超度普童子聚沙以戲見佛施佛佛爲受記爲轉輪如來四之一其後百年阿育王是也是以布施受福若影隨形如響應聲不可誣也伏願仁慈見聞喜捨俟圓滿日具名宣懺是時勸分賑糶無所不至復用此策令僧道勸諭之可見其不敢拜亦明矣

〇〇〇 曹鞏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綏刑之令遣相相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然非得此二者雖一主上憂勞於上使者勞乎於下無以救其災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它為是農不復得暇備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到其器用間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麥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麥熟九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十萬戶計之中戶

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
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通則爲施不均而民有無
告者也食之適則當用粟五石萬石而足何以辨此
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被之際有淹
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
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
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
屋廩脩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廩脩築之費既無所處
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壞屋
之尚可全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
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之者有
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
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
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迤塞之地空迤塞之地失戰
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
迤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
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
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
矣二者皆可亦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
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員有司之禁
則必鳥鼠竄竊夫鋤莠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傲之
吏強者既驚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

二城之地有拏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
外有遠陲慮河慮內有知祀之持行安得不防之於
未然而銷之於未萌也則然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
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策一百萬石而事定矣
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錢
五千下戶常產之費費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
全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備其畝畝商得治其
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
業而不失夫常生之計與壽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
而勢不暇手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
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
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况貸
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
蓄實則一之費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
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腐之憂民
不必去其故屠苟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全者故林舊
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類者皆得而不失
况於全牛馬係系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
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
復其業則勢不暇手也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
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井舍之食無益於救災
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

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
因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缺畝之中
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
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
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親不震動感激悅主上
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
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
就陽而知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
豈不道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
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
一有抱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
粟恐不足以辨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
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
姓饑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
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者是故古
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
謂之王政之成充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
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
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
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
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

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足愛况外物
乎且今河北軍州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
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米常價斗增一
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餘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
增一二十錢吾推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
其常價以茶并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并香
藥之類爲錢數萬貫其費已足茶并香藥之類與百
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也夫費錢五鉅萬
貫又捐茶并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
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也願吾之
有司能越拘孿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
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趙抃救苗記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抃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前
民之未飢爲書問屬縣苗所被者有幾鄉民能自食
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興築可饒民使治之
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
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
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
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
止抃檢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
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日人受粟日一升幼小

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
 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
 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
 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
 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
 二千餘石平其價子民為糴粟之所九十有八使糴
 者自便如受粟又飭民脩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
 戶之食者賑糴有田無力耕者與賑貸闔境五邑
 以鄉村遠近均粟置場每場以一總首主出納十場
 以一官吏專伺察趙新入至今稱之

馮檄勸諭賑濟詩

紹興辛未歲歉米貴瀘帥馮檄出俸錢買米減

價糶賣賑濟救民賦詩示幹事人

我昔未第日鄉閭逢歲饑兩率閭里人相共行賑濟

飢民僅得食克困絀而斃及我登第後被罪歸田里

尋復拜召命迤邐治行計忽見道途間小兒有遺棄

復自勸鄉邦割己用施惠日飯八千人八旬乃休止

于時已麥熟糧食相接濟我始趙起行朝蒙恩長宗寺

初本不望報人以為能事制司具切奏還官不吝避

今年又少歛我適帥瀘水無戶備飯食所濟俱用米

聊舍三百斛十中活一二又以一十石減價平行市

每石減十錢庶幾無滂責更有不熟處資簡潼川類

計用減價糶所祈均獲濟我非財有餘但恐民不易
一時所施行樂爲之識記

洪浩救荒法

宣和六年浩爲秀州錄事秋大水田不沒者十一流
民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公自於郡守以荒政自
任悉籍境內粟番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四隅不
能自食官爲主之立屋於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
女異處防其餒偽涅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
嬰糶沒有穢民羸不可杖有侵牟鬪鬻者亂其手文
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且盡會浙東綱常平米斛
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諭守使截番守禁不肯
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浩曰民仰哺當至麥熟
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知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
人命訖番之居無何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
哀號許飢者乎午此獨無何也守具以對郡延公如
兩寺驗視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遠制抵
罪爲君旤之又請得二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後
諸卒以城畔虜掠無一象免過門曰此洪佛子家也
汝母得入

趙令良賑濟法

趙令良隆興二年帥紹興是時流民聚城郭待賑濟
餓而死者不可勝計通判王恬闔立寧孫建策云全

盡常平義倉之米賑給之。至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爲繼。况旬給斗升之米。官不勝其勞。民不勝其病。莫若計其地里之遠近。日數之多寡。人給兩月之糧。令婦治本業。不猶愈於聚於城郭。待斗升之給。困餓而死乎。趙行其言。委官抄劄給糧。以遺之。不旬日間。城中無一死人。歡呼盈道。全活者甚衆。此用曾南豐之美意。

徐寧孫建賑濟三策

一賑濟飢民。今請自本州縣當職官多方措置。從實抄劄。實係孤老殘疾并貧乏。不能自存。闕食飢民大人小兒數目。籍定姓名。持義倉斛

斛各逐坊巷逐村逐鎮分散賑濟。不必聚樂。逐處勸請鄉官或士人各三人。鄉村無上戶士人處請稅戶主管置立收支給散。閏子每五日一次併給。內大人日支一升。小兒減半。州縣鎮市鄉村並令同日以已時。支給用革重疊冒請之弊。仍將本州縣見養濟乞丐人亦同日別作一處。支米不得容合飢民賑給。臣謂其說固是。但不言義倉之米如何得到村鎮。

一糶賣米斛。本謂接濟艱食之民。今訪聞州縣却是市牙僧與有力強猾之徒。借債人力。

假為繼續之賑與賣所合千人通同持奪不
及鄉村無食之民今仰本州立賞錢一百貫
約束密切委官譏察不得容牙子傳貯取有
力強猾公吏軍兵之家假作貧民請買務要
實及鄉村民無致冒濫如有違犯之人斷罪

追償

〇〇一賑濟當反散日用五色棋分爲五處每處分
〇〇〇差指使二員吏人二名抄劄飢民每一名給
與牌子并小色拱候支俵及數前來賑濟所
報覆一處先了先令赴請所貴分頭集事又
且飢民不致併執一處喧鬧

趙雄乞椿積錢給散

契勘前件諸州多是不通水路若從外臺乞米搬運
實非良策欲望聖慈特降

曆旨於總所朝廷

積錢內支降錢引二十萬道撥赴帥司計臣同本路
漕臣視諸州旱傷人戶數隨且給散令守臣多力措
置於得熟去處趁時收糴米不足則雜糴穀粟麥蕎
之類苟可以救死亦何所擇目今若不預爲之備更
俟十月刈獲見得十分飢荒方行奏請則緩不及事
矣

蘇次參澧州賑濟患抄劄不公給印曆一本用紙半幅上書某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干實_帖於各人門首壁上內聲述如有虛偽許人告首其伏_罪以備委官檢點又患請米冗併令幾人爲一隊逐隊用旗引卯時一刻引第一隊二刻第一隊以至辰巳_皆用前法則自無冗雜且老幼疾病婦女皆得均糶又任澧陽司戶日樵安鄉縣正值大滂始至今與押持縣圖逐鄉抹出全滂者用綠半滂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_示視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耆逐鄉爲圖後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參驗故不檢滂而可知分數催科賑濟亦視此爲先後其法甚簡要也

○○○救荒報應

張詠鎮蜀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

西門黃無濟黃幅巾道服真君降階迎接甚謹

且揖詠坐黃之下詢顧詳疑似有欽嘆之意詠

翊_立命吏請黃戒令常服來比至一如夢中所

見遂以夢告因問黃有何陰德象真君禮遇如

此黃曰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

糶民或艱食即以元糶斛斛不增價糶之在薰

濟初無損於小民頗有補誅曰此君所以居詠

上也命二吏掖持黃令坐索公裳拜之三四世

之富民逃居飽煖無所用心不為嗜欲所惑則
必為慳慢貪嫉強橫姦詐所惱夫黃能如此宜
為真君所重

饒州富民段二十八紹興丁卯歲大飢流民滿道段
積穀數倉閉不肯糶一日方與家人評論物斛
低昂間忽天雨晦冥火光滿屋改遂為震雷所
擊家人發倉求救其所貯穀亦為天火所燒盡
矣蓋饑者歲之不幸雖實數如此而上帝豈不
念之安有不能賑濟而又利其價之踴貴耶宜
其自取誅戮也

慶曆八年大水歲飢

餓

流民滿道韓琦大發倉廩并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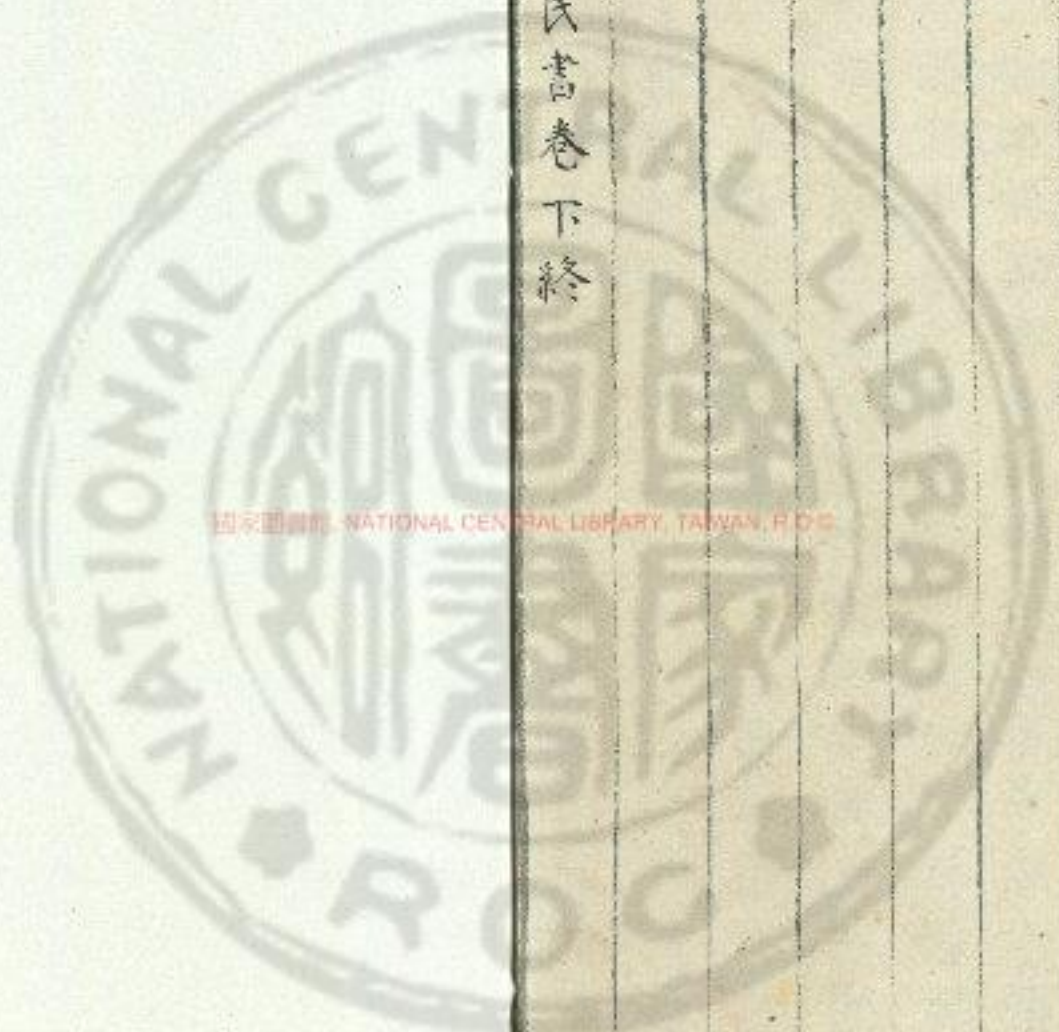
人人果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視遠近婦
之不可勝數明年皆給路糧遣各還業所活甚
多明詔嘉獎琦薨後數年侍禁孫勉以殺僉為
泰山所追至一公府見廳上全紫而生者乃韓
琦勉以老幼無託告之琦已惻然密諭勉云令
到彼若告不下即報乞檢房簿勉出又至一公
府守衛者愈嚴悉見廳上有三全紫者生在案
頭僉亦在側勉大怖屢告不允遂報乞檢房簿
全紫者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耶誰泄此事命加
凌宥勉不禁其苦遂以實告三全紫者皆首肯
嗟嘆曰韓侍中在陽間常存心救濟天下往年

水史所活七百萬人今在此尚欲活人吾儕所不及也即命檢房簿火頃數鬼捩一大木捩至三吏由廳而下檢持上呈西向坐者讀畢諭龜云孫勉已伏償命然尚餘一十五年壽至期當令受罪龜減勉亦得還昨州府歲飢大疫即守憐之勸諭士民出粟拯濟委官專領其事此官煩於應對且不欲飢民在市志載過江置諸渠中但日以一粥飯食之而已然日出雨至皆無所避無何水暴至飢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此官亦病疫死回視韓珂相去遠甚一入冥路事知如何

漢州長者李發過歲不登輒為食以食餓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乾道戊子民飢甚官為發廩勸分而耗食李家者日至三四萬人明年流庸未復而荒政已罷民愈困斃數百里間扶老携幼挈釜采薪而以李為婦者其衆又倍於前蓋李之為此自紹興之丙辰至此三十餘年歲以為常所出捐不知其若干斛所全活不知其幾何人矣及是而惠益廣績愈茂故刑部及諸使者始上其事

孝宗皇帝嘉之授初品官其後孫寅仲登第唱名第三世皆以為賑濟之報

活民書卷下終



國家圖書館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活民書拾遺

貞元九年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
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列貯
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
未嘗以救水旱

〇〇〇

熲曰張滂初請稅茶本欲別貯其錢俟有水

旱代民田租其建議非不善德宗收稅錢後
已不能行故當時陸贄亦謂歲收五十萬緡
未嘗以救水旱比年權貨務上言茶鹽稅錢
額二十萬緡今每遇水旱蓋亦推原鹽茶之
本意少捐數十萬緡以濟之可乎

梁末侯景作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
相與入山谷江湖採草根木葉麥莢而食之所在皆
斃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烏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
俯伏床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烟人迹罕見白骨聚如
丘山

燭曰春秋之時戰爭相尋秦晉之飢猶且乞
糴梁末旱蝗土宇雖狹盜賊雖起然百里之
地猶足以朝諸侯况據大江之南乎時宇文
泰在魏方講行府兵有惠養黎元之志儻走
一介賣寶玉以告滯積仍乞護送彼以生民
爲念其忍坐視而弗救乎惜也梁之君臣昏
庸不知布德施惠百姓轉死乎溝壑甚至衣
羅錦懷金玉以待盡悲夫

大業七年煬帝謀討高麗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
遠耕稼失時田疇多荒飢饉荐臻穀價踊貴米斗直
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重以官吏侵
漁不知困窮財力俱竭安若則不勝凍餒剝掠則猶
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群盜

燭曰自古盜賊之起未嘗不始於飢饉上之
人不惜財用知所以賑救之則庶幾其少安
不然鮮有不殃及社稷者况夫軍旅之後必
有凶年耕稼失時田疇多荒民力殊難也於

此猶欲以和糴抑配之可不鑿乎

十四年煬帝幸江都郡縣競刻剝以充貢獻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賊生計無遺加之飢饉無食始採木皮禁或搗藁為末或煮土而食之然官廩猶充佃吏皆畏法莫敢賑救

煬曰張官置吏本以為民今吏皆畏法莫敢賑救是必上之人諱聞荒歉也以荒歉為諱者其禍至此然天子者民之父母也子既飢餓父母其忍坐視乎今民至採木皮搗藁末以充飢腸而上猶不知煬帝不亡何待哉

隋末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死者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飢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於黎陽開倉恣民就食

煬曰為人上者平居暇日其所貯積正為斯民孰饑計尔不知發廩賑恤乃至美確散之以沽譽迹其禍患可不鑿歟然嘗觀密至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取之者隨意多少或就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車馬所踰踐群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削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如白沙密喜謂賈閔甫曰此可謂足食矣噫食也者民所賴以為命而輕

棄若此使密得志豈生靈之福歟

隋末馬邑太守王仁恭不能賑施劉武周欲謀作亂
宣言曰今百姓飢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抑
豈為民父母之意衆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候
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倉
粟閉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未幾以計斬
仁恭即中無敢動者開倉賑貧民境內屬城皆下之
媚曰飢饉而不發廩往往姦雄多假此號召
百姓以倡亂臣觀義寧元年左翊衛郭子和
生徒榆林會郡中大飢子和潛結敢死士十
八人執郡丞王才敷以不恤百姓之罪斬之
開倉賑施此雖盜賊行之不足污齒頰然亦足
以為不蓄意賑卹者之戒

天寶十三年水旱相繼閩中大飢揚國忠惡京兆尹
李岷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是貶長沙太守上憂雨
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
以為然扶風太守官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
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
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
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媚曰自古姦臣固位惟欲諂事人主不樂聞
四方水旱盜賊之警故多為掩遏之計不知

稔成禍基非國之福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
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是欲使人主
常懷恐懼也况水旱不恤民心日離國忠不
學無術何足以知之

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到郡歲飢穀價日增或請損
之坦曰所部土狹穀少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穀不
復來益困矣既而商米輻湊市估遂平民賴以生

煇曰不抑價則商賈來此不易之論昧者反
之其意止欲沽譽不知絕市無告糴之所適
以召變而起謗也坦有定見如此哉

除蝗條令

淳熙勅

○諸蟲蝗初生若飛落地主鄰人隱蔽不言者保不
○即時中舉撲除者各杖一百許人告當職官承
報不受理及受理而不即親臨撲除或撲除未
盡而妄申盡靜者各加二等

○諸官私荒田

奴比同

經飛蝗住落處令佐應差募人

○取掘蟲子而取不盡因致次年生發者杖一百
諸蝗蟲生發飛落及遺子而撲掘不盡致再生長
者地主耆保各杖一百

諸給散捕取蟲蝗穀而減尅者論如吏人鄉書手
攬納稅受乞財物法

諸係公人因撲搗蟲蝗乞取人戶財物者論如重
祿公人因職受乞法

諸令佐遇有蟲蝗生發雖已差出而不離本界者
若緣蟲蝗論罪並依在任法

媚竊謂

本朝捕蝗之法甚嚴然蝗蟲初生最易捕打往
往村落之民惑於祭拜不敢打撲以故遺患未
已足未知媿崇倪若水盧懷慎之辯論也臣今
錄于後或遇蝗蝻生發去處宜急刊此作手榜
散示煩士夫文老轉相告諭亦開曉愚俗之一
端也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拜生視食苗不
敢捕宰相姚崇奏云葉彼蟲賊付畀矣火此古
除蝗誼也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
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
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請之曰聰偽主德不
勝祚今祚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今生視
食苗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
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問崇曰庸儒
泥文不知變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
患乎帝然之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
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崇曰昔楚王吞蝗而厥
疾瘳叔敖斷蛇而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

較且盡殺虫教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
遂息

〇〇〇捕蝗法

〇〇一蝗在麥苗禾稼深草中者每日侵晨盡聚草梢
〇〇〇食露體重不能飛躍宜用笥箕褚拷之類左右
抄掠傾入布袋或蒸或焙或洗以沸湯或掘坑
焚火傾入其中若只瘞埋隔宿多能化地而出
不可不知

〇〇二蝗最难死初生如蟻之時用竹作搭非惟擊之
〇〇〇不救且易損壞莫若只用舊皮鞋底或草鞋舊
鞋之類蹲地擱搭應手而斃且挾小不損傷首
務一張牛皮或裁數十杖散與甲頭復收之孔虜
中聞亦用此法

一蝗有在光地者宜掘坑於前長濶為佳兩旁用
板及門扇接連八字鋪擺却集衆用木板發喊
趕逐入坑又於對坑用掃帚十數把俟有跳躍
而上者復掃下覆以乾草發火焚之然其下終
是不死須以上壓之過一宿乃可

一法先燃火於坑然後起

一捕蝗不必差官下鄉非惟文具且一行人從未
免吞食里正共里正又只取之民戶未見除蝗
之利百姓先被捕蝗之擾不可不戒

一附郭鄉村即印捕蝗法作手榜告示每米一升換蝗一斗不問婦人小兒芻到即時交文如此則回環數十里內者可盡矣

一五家爲甲姑且警衆使知不可不捕其要法只在不惜常平義倉錢米搏換蝗虫雖不驅之使捕而四遠自輻湊矣然須是措考錢米必支儻或減剋邀勒則捕者沮矣

國家貯積本爲斯民今蝗害稼民有餓殍之憂譬之賑濟因以情捕蝗豈不勝於化爲埃塵托於鼠雀乎

一燒蝗法掘一坑深闊約五尺長倍之下用乾柴茅草發火正炎將袋中蝗虫傾下坑中一經火氣能跳躍此詩所謂東界矣大是也古人亦知瘞埋可復出故以火治之事不師古鮮克有濟誠哉是言

右件雖不仁之術倘不屏除則遺種昌熾誠何以堪姚崇所謂殺虫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真賢相識見也

○○○ 李珣賑濟法

將火傷都分作四等抄劄仁字係有產稅物業之家義字係中下戶雖有產稅火傷實無所收之家禮字係五等下戶及佃人之田并簿有藝業而飢荒難於

求起之人智字係孤寡貧弱疾廢乞丐之人除仁字不係賑救義字賑糶禮字半濟半糶信字全濟並給曆計口如常法惟濟米預散榜文十日一次委官支此陵與鄱陽嘗行此法民至于令孫之

〇〇〇

鄱陽賑救法

丁卯鄱陽旱暵憲使李珣招臣措置荒政李昔守毗陵賑救有聲臣見約束簡明無俟更改但乞將義倉米每日就城中多置場減價出糶先救城內外之民却以此錢納價計口逐日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之民非惟深山窮谷皆沾實惠且免減竊拌和之弊一物兩用其利甚博會李不推州臣迫官期出局故行之

未免作輟良可嘆息或謂賑飢給錢非法令所載臣曰此庸儒之論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以係其心又可抽贖種子收買糶斛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爲數日之糧豈不簡便已上見中卷賑濟錄

〇〇〇

不俟勸分村落有米法

發米下鄉般運水脚減竊拌和弊端非一故今稅戶等第認米謂之勸分非惟抑配擾民然且適啓閉糶今莫若責隅官交領常平錢逐都給與所係土戶每都數千緡隨都分大小增損令於豐熟處循環收糶米豆歸鄉置場隨時價出糶麥熟日以本錢還官飢荒甚處賑至小熟官不抑價只認都內有米其領錢不

與販及與販而不歸本鄉糶者皆有罰利之所在人自樂爲富室亦恐後時爭先發廩矣何必勸分擾擾之也

雜記條畫

〇〇一尋常官司賑濟初無奇策只下係抄劄丁口姓〇〇〇名云已勸分別若干數目用好紙裝寫數本申諸司此是故紙救荒徒擾百姓實無所益今宜革之供報上司只用幅紙申述施行之方可也

一抄劄最當番意急則鬻畚多遺落緩則玩弛不及事其間有多徇私意者須明賞罰以勵之斷在必行不當姑息仍多出手榜嚴行禁約更用蘇次參實粘姓名口數于門首之法

一檢點抄劄須逐縣得人以行之然其法繁瑣姦弊最多若夫要法有三城市則減價出糶常平米村落則一頓反散義倉錢詳見前其不係賑濟之人則有逐都上戶領錢與販循環糶糶之法簡要便民無踰於此

一近臣察劄子官司平日預先抄劄五家爲甲有死亡遷徙當月上正申縣改正此意亦善今用四等之法每知縣到任責令用心抄劄存留當縣以備緩急庶免臨期里正責弄之弊一遇荒歉按籍可憑賑救矣

一臣嘗親任州縣救荒不先措置臨時倉卒鞭撻里正抄劄大段鹵莽違抄劄既畢未見施行村民扶携入郡請米官司米即支散粟糧既竭餒死紛然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救之也亦有詐作流民經過請乞官吏多厭煩之然此皆飢窮實非得已官司積歲本為斯民正當矜憐豈可坐視今凡賑恤須預印手榜曉諭以見行措置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庶革飢貧雲集之弊

一昨江東運判俞亨宗賑濟踏紮婦人一百六十二人乞待罪是未知分場分隊逐隊用旗引之法徐寧孫蘇次參皆有成式似可通變而行大抵有人已上便慮冗雜皆不可平日無紀律者况飢羸之軀易蹂踐乎

一徽州婺源東門縣學前姓胡人平曰不以賑恤為念出納斗秤大小不同開禧丙寅五月坐閣上閱簿書忽震雷擊死簿書焚毀斗秤剖折其妻為神物攬提下肢體無傷閭巷之人皆知之

淳熙八年救浙西常平司奏本路去歲旱傷輕重不均法五分以上方許賑濟今來逐縣各鄉都分有分數不等若以統縣言之則不該賑濟若據各鄉都分有旱至重去處則理當存恤除已逐一從實括責

五分以上量行賑濟五分以下量行賑糶得
旨依

〇〇〇 熲曰飢荒大小不同儻不分都分等降則惠
不均而力不給今五分已上賑濟五分已下
賑糶其法固簡易然三分以下都分貧弱狼
狽之人亦多不若四等抄劄為均濟也

代宗廣德中歲大飢蕭復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
暨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其弟絃說曰以君之才宜在
左右胡不以暨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之暨以
濟孀單吾何用夫官使門內寒且餒手縉憾之由是
生廢數歲改同州刺史歲歛有京畿觀察使儲粟不
發之以貸百姓有司劾治詔削停刺史或爭之復曰
苟利於人胡責之辭其後拜兵部尚書

熲曰官職自有定分以巧得之不若拙而見
稱於後世蕭復以暨奉宰相豈不立取富貴
不發觀察侵儲粟豈至削停刺史然一時齟
齬其後亦為兵部尚書豈非官職自有分定
雖巧何益耶後之賑濟者但當誠心為民可
行即行一已利害非所當計

儀鳳間王方翼為南州刺史蝗獨不至方翼境而鄰
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
簿其直濟饑瘵起舍數十百極居之全活甚衆

五分以上量行賑濟五分以下量行賑糶得
旨依

〇〇〇 熲曰飢荒大小不同儻不分都分等降則惠
不均而力不給今五分已上賑濟五分已下
賑糶其法固簡易然三分以下都分貧弱狼
狽之人亦多不若四等抄劄為均濟也

代宗廣德中歲大飢蕭復家有口不自振議幣昭應
暨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其弟絃說曰以君之才宜在
左右胡不以暨奉丞相取右職復曰嚮先人之暨以

重字

生廢數歲改同州刺史歲歛有京畿觀察使儲粟不
復

發之以貸百姓有司劾治詔削停刺史或弟之復曰
苟利於人胡責之辭其後拜兵部尚書

熲曰官職自有定分以巧得之不若拙而見
稱於後世蕭復以暨奉宰相豈不立取富貴
不發觀察侵儲粟豈至削停刺史然一特齟
齬其後亦為兵部尚書豈非官職自有分定
雖巧何益耶復之賑濟者但當誠心為民可
行即行一己利害非所當計

儀鳳間王方翼為南州刺史蝗獨不至方翼境而鄰
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
簿其直濟饑糶起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

產其地

燭曰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富弼令糶揀打魚之數地主不得爲主是也但一時未免侵擾莫若修堤浚河興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同出錢租賃民間蘆場或柴蔴山近縣郭市各林去處縱流民撫揀官復置場買之牛惟流民得自食其力靈寒平價出賣亦可濟應細

民

南楚新聞孫儒之亂米斛四十十持金玉換易僅得一撮一合謂之通贖米言飢人不可食他物惟廣煎米飲可以稍通腸胃

燭曰昔唐共園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淨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蓋久饑腸胃噎塞乍飽多死惟米飲可以通腸嘗記乾道間江西大飢民有食白勝土葉救者時帥出勸農饑民入狀借錢販糶度荒帥判云紛紛黨與立三朝五十餘年積未消野老不知當日事尚持片紙覓青苗當時若責上戶領錢往他處收買雜斛循環糶糶以救飢民未必若此也

惜哉

馬壽明習法律皇祐四年知襄州會歲飢或群入人

家掠園粟獄吏鞫以強盜尋曰此脫死耳其情與爲盜異奏得減死論遂着爲例

媚曰堯政除盜亦當原情頃有尸京者以死囚代爲盜者沉之于江此最爲得策蓋凶荒之年強有力者好倡亂須常有以聳動之使遠近自肅之焉上不然則群衆而起殺傷多矣隋末河內飢人相食李軌興義兵僭稱帝號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群臣議曹琮等曰國以民爲本豈恠倉粟坐視妻死乎時有隋官心不服排琮曰百姓饑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餉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爲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散尋致敗

媚曰李軌饑賊耳固不足論然行反間者多倡爲倉粟不可散之說使失士民之心况夫萬粟之主欲爲根本慮者豈愛惜倉粟坐視百姓死亡乎

建州甌寧縣有洞曰四源其北與建陽接境乃

建炎初劇賊范汝爲竊發之地民性悍而習爲暴小遇餓饉群起剽掠去歲因旱凶民杜八子乘時嘯聚首破建陽逐官吏殺居民至夏張大一李大二復於洞中作過本路帥臣仍歲遣官軍蕩定時進士魏揆

之謂民易動蓋綠艱食乃請於提舉常平官得米一千六百石以貸鄉民至冬而取遠置倉于邑之長灘鋪自後每歲散歛如常民得以濟不復思亂而草寇遂息人謂揆之所請乃社倉遺意使諸鄉各有倉儲粟則緩急可恃矣

〇〇〇 煇曰社倉乃公私儲積救濟小民使兼併者無所肆其侵漁之心儻天下郡邑諸鄉皆能行之爲利甚博今列社倉規約于後

〇〇〇 朱熹社倉奏請

淳熙八年十一月浙東提舉朱熹奏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土居朝奉郎劉如遇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前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中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從此歛散或遇火歛即蠲其息之半大歛則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及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持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膏三千一百石並足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點會人衆依前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搜耗米三升係臣差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過歛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

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保妄意欲乞

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都上雷等人戶主執歛散每石收米二斗仍差本都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掬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持息米歛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撥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人必願從者伏望

聖慈詳察施行

聖旨戶部看詳開奏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隨下本路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照依上件施行而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歛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得干預抑勒十二月日三省回奉

聖旨依戶部看詳列事理施行

崇安社倉條約

一逐年二月分委諸都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

〇〇〇行編排產錢六百文以上及有營運衣食不缺
之人即注不合請米字外有合請米人戶即仰
詢問頭與不頭請米各令親押字三月內將所
排保簿赴官交納鄉官點檢抽摘審問仍出榜
許人告首如有漏落及新添一戶一口不實即
申縣根治如無欺弊即與支貸

〇〇一逐年五月下旬前後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

〇〇〇上旬申縣乞依例納貸

〇〇一申縣記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連曉後逐曉

示人戶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數結保人每十

一保連相委保知保內有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定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

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並各赴倉識認
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疊即與全押保明
其日鄉官同入倉據狀支散給關子具本息耗
米數付令收執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日先於十月

上旬定日申縣乞差吏糾前來收納兩平交量

每石收息米二斗小數除息之半大數全免收息俟滿十年以

本米送還元借官司每石量收耗米三升準備

折閱及支吏糾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人吏一名糾子一名倉

子兩名每名支飯米一斗鄉官并人役每名支

飯米五升 人從每位不選二人

〇〇〇 金華縣社倉規約

社倉穀本五百石

社倉尺置都簿一面紙畫置第二面

〇〇一 甲不許過三十人 甲頭一人不滿十人附甲不

〇〇〇 許說名冒借 犯者出社甲頭改替許同

〇〇〇 散穀以三時 謂除夜或不相接

〇〇一 戶借一戶 甲頭倍之無居止及有藝人不借 若

〇〇〇 頭係明別議增倍 累來多作田廣甲

〇〇〇 借穀上簿不立契 還穀執簿內銷

〇〇〇 借穀日每戶納錢五十文 甲頭免 十五文給甲頭

〇〇〇 文雜夫十五文掌倉量數此外不許分

〇〇〇 量穀本甲甲頭執票 並見清量掌倉分權執票改替

〇〇〇 選以三限限以三日 謂如十甲每甲若干人一限

〇〇〇 一人不到甲內教

〇〇〇 息穀二分 謂石以 中飢減半大飢盡免本戶納息

〇〇〇 乙 滿十年免收息 謂第一一年納

〇〇〇 耗穀三釐 謂穀一石取耗四升以備

〇〇〇 甲內逃亡甲頭同甲內均填甲頭倍之 若係時疾戶

〇〇〇 差人審實候選穀日銷落

〇〇〇 息穀有餘過飢荒給散 許所有每人大人二升小兒

〇〇〇 社衆於規約犯一事不借一年再犯出籍

清江縣社倉規約

○所給借費均平亦慮失陷未本其反借時卿

○官審問社首及甲內人某人可借若干衆以

○為可方可反借其素號游手及雖農業而衆

○以為懶惰頑慢者亦不反貸

○一鄉官踏逐善書寫百姓一人不得因罷任過犯人專充

○書寫簿書如收反執聚就差社首遇收反日

日反飯米一斗

○一倉中事務並委鄉官掌管但差使保正編排

○人戶驅磨簿曆彈壓飲散踏逐倉廩進斷連

負之類須官司行達於縣官內擇一時可委

之人以司獲其事

○一鄉官從本單給帖及木朱記主執行違

○一籍曆紙札每歲於息內反破

○一增曰社倉規約雖不同使天下郡邑皆能欽

此意以行之雖有水旱民不困乏矣

成化癸巳春墊江邑侯楊君示予以所刊董先生燭
編次救荒活民書因捧翫太息曰上天生物而厚於
民生民而厚於君所以厚於君者匪直履崇高富貴
享位祿名壽而已政欲代天理物而寄安養斯民之
責也粵自唐虞三代備荒頌而民不病於水旱與無
菜色者曠世莫能及矣厥後春秋戰國與夫漢唐宋
以來其間救荒賑飢一層見疊出不啻如抹焚拯溺
之不暇考之於經傳子史益審矣董先生審不世之
才蘊經濟之學垂老方第秩居人下不得一試于時
又恐後世庸俗之夫生祝民飢而死而不知救乃編

次古今備荒救荒政績優劣議論引斷以爲是書繕
寫

上進乞

賜頒行于世以見志賜是書一出而天下後世得於
觀覽之餘者莫不有以法而行之則先生奉天弼君
救荒活民之功殆非淺淺者比矣是宜有以厯吾重
郡二守莫公樂爲之引而邑侯楊君鉸梓以廣其傳
也於戲董先生之編二守公之引邑侯之刊其世之
先後位之崇卑功之優劣雖若差殊而其心手奉天
心乎活民而竭忠以成全君治者則同一揆矣視彼
知入而不知出輕視民命慢不加卹而違天忘君者

亦獨何心哉予鄴與塾為鄰封稔知揚侯善政及民
有非一端而此特其一事耳因輒序附以類其餘又
以見酌惠教之意而嘉其用心之濶也揚君其視予
言為何如肯

成化癸巳歲三月穀旦鄉貢進士文林郎知鄴都縣
事鄴陽胡璉序

